

野 谿 山 野
停 驂 錄 摘 抄 正 續
世 說 舊 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野 記

祝允明撰

本館據歷代小史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九

野記

長洲祝允明撰

韓林兒始由潁川逃之武安爲穿窬漸肆劫殺有徒旣聚

小明王劉護軍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皇祖皇祖初亦與

共事謂劉應便除之乎基云不足爲何他僞息煩時彼應已先下

矣因請建號大明太祖從之韓果先殄

陳某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元季見王氣在東南徧游閩廣江黃間
久亡所遇乃先涉淮泗入塗山之境得之矣遂止不行假五行命
祿求諸陶漁中大姓某令觀其家人數輩悉貴人命也後及一女
陳曰公家之貴悉野此女矣主人曰是乃雙瞽復問聘者奚以貴

爲哉陳曰非若所知今吾未娶誠能歸之邪主人幸甚乾館焉生
四男一卽潯陽王也亡幾天天下大亂王糾旅已衆皇祖亦歸之
王配以女郎孝慈也王分兵授皇祖徃守某地時與王同起
有甲乙兩軍王從甲軍飲甲將除王因徙席漸遠王從兵已隔卽
執之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而祖被執王速遣中山王達徃
質易上歸父之兩軍復連和中山亦全已而上悉有潯陽之
衆王後伏劍死

高祖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寔之一筭甯有陳四者來共
語又戲以罩々聖躬旣而上持魚還舍啓筭甯已失其五知
陳竊矣徃問之陳諱匿上欲敲之陳笑出以還及上卽位一
日問劉誠意吾享位幾何年劉曰聖壽亡疆然以數言當三十

五又其間五歲假者上忽思竊魚事以其數符也立召陳至將殺之 上問若頗憶與吾周旋無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忘之爲何地對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烏有此陳曰臣嘗於此罾烏龍故云爾 上見其對以爲畏懼頗謂稱旨因曰汝欲爲官乎陳扣頭謝 上曰可爲戶部江西司郎中時錢穀山積此司陳居三四年竟以墨誅追後

洪武之紀果符其數

周顥建昌人年十四得顥疾行乞於南昌比長舉措譎詭人莫能識常趨官廨白顥有言問何言曰告太平 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還顥謁於東門 上至京師三月顥復謁 上問來何爲曰告太平 上每出顥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看詞 上厭

之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飲極多終不醉擬遂除之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木火金挺直亡乃爾命復以巨缶積薪煨之火熄啓缶正坐晏然乃令出旣復煨之顛猶故也後益加薪久蕤之迨啓煙疑缶底顛若瞋微撼其首即醒然起乃令居蔣山寺轉益狂肆日撓髡諸髡良不堪月餘僧白上言其異嘗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便命駕幸視之顛迎謁上飯于翠微亭命盛饌召之侍食旣而上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爲清齋僧因閉之空室水米不入口日遣問如故旬有三月上又自往令諭之吾來爲若開齋令諸將校一饋之衆爭進酒饌顛一一食之甚多旣悉吐去伺上命至侍食安舒久之酒太多亦似有酩酊乃趨出先行伺上還伏於道右上至顛以手畫地爲圈顛謂上曰你打破

箇桶作

音

箇桶已而

王師徇九江

上問顓此行何如應聲曰

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顓仰視屋久之端首正

容揺手曰上面無他底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

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顓

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

起旣而迅颺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聞顓言輒來白至馬當

江豚戲波中顓曰水恠見前行損人多

上聞之怒令持顓去投

之江

久之衆與偕來

上曰何不死之衆白頻擲不能死上

乃更典同食上罷顓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近

上前曲腰伸頸

謂上曰你殺之

上曰且未能殺姑縱汝行顓遂去莫知所之

及上彭蠡戰後宿師江上命訪之庾山其地極寂惟太平宮側

一民居草莽中言頃忽有一人瘠而頽來語曰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為民者用心耕田因止此舍不食半月乃深入匡庐今不知所在上既定天下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脚僧詣闕自言名菟顯頃於匡庐深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大明天子有言當面啟殿庭儀札司問其何說但云言國祚事比奏上恐惑眾不令見赤脚守闕下四年乃辞去云將復往匡庐上竟不見御製詩三篇與之令行後三年上因便使令問赤脚曾見向老人否對以不見又四年上不豫外奏赤腳為天眼尊者友周顛仙人遣送藥至上初不令見既而引入赤腳進所持藥一曰溫良藥兩片一曰溫良石一顆其方用金盆子盛之磨藥注金醞子一服當好上服之至暮胸次撼掣其夕即安已而聖体日康勝倍寔精神

灵膚乃日服之三似聞蔓蒲香而醃底凝丹砂紅彩迥異赤脚且云某所居去巖五里天池寺中有徐道人者來見某言嘗在竹林寺見詩可往視之因與偕往見天眼坐寺中少頃一人被草衣入某扣天眼天眼曰此周顛也卽今上所詢者因問詩何在顛曰已書石上視之果有二首乃天眼與顛各爲之

詩語粗拙大畧頌上功德亦不審

其所謂今不歸

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上自製顛傳命詹希原書碑在天

池寺中又有祭天眼周顛徐道人赤脚僧文及有詠群仙并赤脚僧詩皆不及錄或曰道人物進藥

上未見俄而召之亡矣

上

遣行人走江州令三司索之三司與行人偕入匡廬至廬山觀且漠然無爲計前道士忽至語行人周在竹林寺與天眼道者校棋就導之去果見顛在門與一道流奕行人致朝命顛殊不顧良久

行人屢詣之顛令入寺姑游觀行人入見殿堂庭廡甚弘麗漫循
廊行且觀廊左右對列室中各有主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甚都
旌幢供設珍具充牣主者或踞座啓門治事通二十八室獨其一
局鐫中無人焉一巨虺據席地微有流血出而問顛曰若旣見
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適爲人世主汝主方御宇故虺
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聖壽無疆行人曰固尔然將以何語復
皇命苟無驗吾罪且死顛乃賦詩一章昇之曰上覽此當信
也又邀天眼同賦行人持去回顧寺亡有也遂以二詩進上覽
之皆淺近語亦不知何所指意上必知之俄而疾愈此豈傳少異
高皇聖孝超傑以尚書咨義和惟天陰隲下民二簡蔡沈注誤舜問
群臣七政左旋然乎答祿典權仍以未喜新說對上曰朕自起

兵迄今未嘗少置步豎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
智鼎學士劉三吾等改正為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凡前元
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繆謂日月隨天
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
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
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文許盡一
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
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体也右旋者附天体也必如伍星右旋
為順行左旋為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
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革正有誤方來今後學
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注文為是又如洪範

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下民者何風雨霜露拘調四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隲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伍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保護和洽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高皇凡得封疏即令左右疏節其事粘之壁甲乙治之裁斷如流壁帖一目數易

高皇與宮人語不離稼穡組紃後宮垣壁屏障多繪耕織像焉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踞

備陳 天表之異它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

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宜謹事之
復以女入侍從渡江協 孝慈以肇家 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
皇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癸卯歲八月 高皇援南昌兵駐鄱陽彭蠡湖友諒以巨艦連鑠為
陳旌旗樓櫓如山我師舟小怯於仰攻 上不悅執旗四麾右師
小卻上遽命斬長而下十餘人猶不止郭威襄公英請以火攻
上命常開平遇春與郭宣武子與帥衆以輕舫載火縱焚敵船悉
燒溺友諒敗走鞬山旬餘復來戰開平还用前法燒之友諒蹙迫
啓牕顧視宣武遽射之矢貫其顙及睛而死

高帝平僞周先有榜諭曰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總兵官准中書省

召敬奉令旨予問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奉親而劾讎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籍於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翼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旣行凶謀逆逞焚香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畧無功效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傍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托義軍爲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

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輓旣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首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侍制孫撫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苗直爲其近郊首尾畏縮又詐降於元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狹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

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夫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摠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據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察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弃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為主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抗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子之言信如

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欽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准此合行備
出榜文曉諭欽依 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文榜須議出給者

龍鳳十二

年五月二十一日本
州判官許仕傑齎到

張九四之敗由其偽司徒李伯升倒戈今吳人猶呼賣友者為李司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勞以酒花綵迎賞於京城三月卻取對九
四斬之

呂珍為張仕誠守紹興 皇祖屢攻之未克珍有材略善戰嘗以牛
革囊兵霄濟以襲我師每戰令戰士及城中人為歌高噪以詬胡
公大海王冕元章不肯附珍詣我軍獻策攻之然亦弗克既而竟
不能支降深自效初珍作保越錄自謂守城之功既降乃泯之今
越人有其書

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分命諸王師兵巡邊遠涉不毛校獵而還謂之肅靖沙漠歲爲常

劉誠意憂白 上汪廣洋不堪相胡惟庸必亂政 上未見從劉屢乞歸久而得請且有密旨令察其卿有利病於民社者潛入奏括有淡洋升而不鹵豪酋數輩即之爲場竈私煮海販利聚爲大窟益肆劫掠劉疏其事請建巡檢司其地而籍其酋爲鹺丁令子尚寶璉上之 上納其奏遣璉歸將見施行惟庸輩聞之怒謂中外章牘悉田中書劉雖勲舊旣已休閑不應私有陳請且安得不入政府而徑徹 宸覽言於 上請究其事且請以璉付法司 上曰朕已遣之矣海首知之相結爲計通於惟庸走闕下言劉某善相地以此土踞山面海有王氣構圖欲空民居假以立公署而規

擢爲已有則將居之以當異符且其地本不可爲巡司 上下之
有司推庸等因請加以重辟 上不報久之爲手書諭劉歷言古
之君子保身之福作孽之禍及君臣相待之義詞甚詳末言念卿
功姑奪其祿而存其爵 先是綱雖間居猶給祿 劉得書卽詣闕謝恩訖遂居
京師不敢歸久姑求賜環 上已洞釋前疑從之復手書慰之語
極尊隆方以周公劉歸未幾而卒

御史中丞徐節言基以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召問廣洋對無之
上怒以爲欺罔欺之則誠意之歿未得其實也

汪廣洋先爲中書左丞爲楊憲嗾御史劉炳劾貶海南憲誅召拜右
丞封忠勤伯後復謫復相寵遇殊渥又以知惟庸之逆而不言又
引進夷使不時繼又爲節言之遂仍謫海南甫出國門又賜敕切

責廣洋懼遂自經

劉誠意初仕元方國珍兵起劉疏請勿受其朝當舉兵伐之國珍納賄元主及權倖朝命貫其罪應僭竊名號儀物就令有之且謫劉於紹興海濱國珍將甘心焉劉遽欲自盡其僕勸止之無何遂歸皇祖

聞功臣廟正殿初有劉誠意文皇去之未審果否今七人徐常李鄧及湯馮沐也

功臣廟祀饅頭撒之散給衛士以激勸也

鄧除一日糧

高皇始造鈔累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爲之邪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肝也祖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薄摺而爲之果成

遂令歲輸上方今太學季納課業簿云給軍衛糊爲礮倣書給光祿爲麪囊造鈔事想行於國初耳

鈔法旣行上命皇太子專董其事時僞造甚衆比有得者一驗即知真僞蓋其機識在二印僞者不知

太祖築京城用石灰粥錮其外時出閤視監筆者以丈尺分治

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純白色或稍雜泥壞即築築者於垣中斯金湯之固也

懿文太子以洪武二十五年夏薨將停郊祀禮部議當如宋制從之洪武三年五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民所服四帶巾未盡善復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皂隸伶人如初所定以異其式二十四年五月又諭禮部右侍郎張智等恁禮部將士民戴的頭

中樣製再申明整理智奏先爲軟巾制度已嘗欽定而小民往往成造破爛不堪紗羅消紙粘果竹絲漆布混同造膏有乖禮制請申禁違者論如法

舊傳太祖已賜緋緋緋初戴此巾以見上同何巾對曰四方平定巾上挽令士庶依其製且用其名成又謂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上以手按偃伺後生如民字形遂爲定制未知然否

國初諸司官或不由科薦苟得其人便令正席民服蒞政故有平

祭酒等稱或有過稍輕罰去冠帶此法今猶用之

孝慈嘗幸太學遂賜監生家人漿粉錢

後以孝慈崩諸婦不哭臨除之

太祖命有司造成均士人肄習案座以獨木堅厚曰秀才頭母敗吾案太學初成上幸觀怒某處侈即命埋督造部官于壘臺下頭成化間有廣士入監潛其處云是廢祖也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十一日丁未

洪武七年御史咎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禮部太常翰林集議奏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唐宋皆不明言始祖所出已不可行今國家既追尊四廟所自出者未有所考恐難遽奉事乃寢

增禁四六文辭欲撰表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爲式頒示

洪武六年六月

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詔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非禮也宜定其式細氏有取古聖賢漢唐國寶等字爲名若字者亦宜禁止禮部議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肅奉書答則稱端肅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寡書敬覆尊長其卑幼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夫因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因號犯者悉更之是日人命定服色所尚禮部奏宜

尚赤從之

洪武己未冬詔致仕官居辨與人叙坐惟於宗族外祖及妻家叙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得坐無官者之下如致仕官胥會則叙爵爵同則叙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官礼謁見敢有陵侮者論如律著爲令此制今殊不然不知何時弛也又允明記先公云國朝之制三品致仕班序與見任同今亦不知所出也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賜爵鄉士皆與縣官平禮並免雜役冠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稱今亦多不知也又官民吏胥等

除正名表字應台公私身名於世敢有更名易諱及兩三名字者
爲人舉發家產給賞告人誅其身家徙化外

洪武壬子遣中人往蘇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得四
十四人比至試之可任者絕十四人乃留之賜金以贍其家余悉
遣歸至永樂癸卯又令選天下嫠婦无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
廷教宮女刺繡縫紉因以應之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
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此王國然內廷未審何稱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
幼且窘者亦遣行時吳郡吳江吳家婦陸氏亦以例入內有子遣
於家至宣德丙午陸徙某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子已長往來
二藩間屢請求見母輒不允迨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情而許
之命入見於養贍所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刲股食之陸甦 王閔

益閔召見賜金幣勞遣之子遂引出至旅而卒歸攬先墓大夫士多作吳孝子傳記詩歌子名璋生子起進士歷顯仕節令南京刑部尚書

洪也

國初司天之官猶候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而郭守敬用四十尺故號精密今並廢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皆以地盡處言今南京乃入十二度至蘇殆十五度北京出十五度

郭守敬說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無傷也不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粥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元之授時曆逆之前二載不差而順之後四十年已爽一度六統曆法即用授時持改太陰行度耳

雲唯本朝祭前代不然以為雲即雨也

國初議郊禮分合久不決太祖曰非天子不議禮朕決為合祭并壇屋諸制一日悉定

上敬天無復毫末怠以樂生不娶顯縈初神樂觀居之贍給優裕所轄錢穀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校常膳外復予肉人若干曰毋使饑寒亂性

郊壇武舞執干盾後易以楮甲繪兵其上曰為後世防微

國初群神尚仍舊稱洪武三年即詔更之城隍神亦始有封爵府為公州為侯縣為伯皆號顯佑其制詞曰帝王受天命明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端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

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道之物實
罄于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天與神
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某府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
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知也茲
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瞻此府郡靈祇
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佑公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溥
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于群政享茲祀典悠
久無疆生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某日

國初官名有更制後人鮮知者漫記一二曰尚賓大使曰都諫官曰
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曰詹事府贊讀曰儒學提舉司校理曰侍
禮郎曰引進使曰翰林院使學士曰翰林院庶奉曰起居注曰左

方正言天門侍詔閣門使觀使侍儀司通贊舍人如罷中書四輔諫院儀禮司及改御史中丞大夫之屬

洪武初嘗命翰林院編修檢討典籍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誦讀考駁諸司奏啓如平允則署其御曰翰林院蕪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書之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諭禮部左侍郎張衡左都御史詹徽等有司公宴擾民今後支與官鈔布政司一千貫以下令詳十月衡等奏行遵守凡遇正旦聖節冬至公宴錢於本處官錢內支給無府州

縣都司衛所移附近有司開用每節布政司一千貫

在城都司衛所附郭大小

衙門官吏師生一帛

府有都司七百貫州有衛伍百貫縣有衛四

差民俱赴本司筵宴以下各有差

下有

無有司衙門

衛四百貫一所一百五十貫文

十九年又賜有司官朝覲每員

給盤纏鈔一百貫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貫又定引錢為堂食費
太祖命圖大辟囚造罪被刑之狀於錦衣衛外垣俾人得見為懲戒
亦象刑縣魏之義

太祖平亂國用重典當時政刑具有成書及輯古事勸懲諸王百官
往往今人少見之如彰善癉惡錄也姦臣錄清教錄求鑑錄省躬
錄志戒錄世臣摠錄等甚多

國物犯大辟者其家屬多請代刑上并宥之如伍倫書所載是也
其後繼請乃一切許之為多既以杜姦謫且囚成其孝弟此非細
者所知吾蘇戴用代其父王敬代其兄餘未殫紀至有弱媳代其
阿翁

高皇惡頑民竄逃縉流聚記者數十人掘扼埋其頭十五并列將露

其頂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數顆頭謂之鏹頭會時有裨僧在列國示神變元旣喪隨復出一凡三五不止乃釋之并罷斯會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刷洗髀置鐵牀沃以沸湯以鐵刷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鉤脊縣之有稱竿縛置竿杪彼未縣石稱之有抽腸亦掛竿上以鉤入穀道鉤腸出卻放彼端石屍起腸出有剥皮剥賊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懲有數重者有桃膝蓋有錫蛇遊等凡以上大慙之辟也上嘗徑行國學見縣屍連比屍手足動以為尚居語之曰汝欲放吾行放矣既死元造作祖訓卽嚴其禁

洪武中徵高僧復見心其師訢笑隱正之曰上苑亦无頻婆梁且留殘命喫酸梨復不聽後竟被誅瀕死而悔因道訢語上聞速訢至將殺之訢曰此故傷臣偶舉之非有它也上問何出訢曰出

大藏某錄在某函某卷某葉命檢視果然乃釋之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為元江南行臺侍御史避亂居鎮江王師

古金陵命徐太傅湯信公徇鎮江上謂徐曰入城為吾訪秦元

之言予欲見意既而得之馳報上上令某王以金幣聘之從龍

與妻偕來上至龍灣迎候時上居富民陳家因與陳同處日

夕共謀畫深見采納既而上居元御史臺從龍居西門外謨

議益密稱為先生而不名每以漆版書訊問答人不得知也乙巳

歲求還鎮江上餞之郊外握手為別既卒上適督軍江上遂

幸其家哭之慟命營葬厚賻其家

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

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韉中佯醉脫韉露金闌人以

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閩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邪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亡間安知上不以相試衆乃服

洪武中造徐中山坊表初成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貞兄弟薄暮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功坊對曰此魏國公賜第也良乘醉送擊壤額署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上怒問何以壤吾坊良對曰

臣昔與徐達同功今独達賜第表里且稱大功陛下安乎上笑曰毋急性未幾令有司卽所封地建宅二區賜之今在江陰良居前稱前府貞居後稱後府甚弘麗

宋祭酒訥剛嚴當其職高皇殊眷之君臣之契莫倫上燕居常思見之不欲數召勞煩令畫工陰寫其神以來工往潛處廉幙訥方公服危坐不語工函圖以造上覽之收迄明日訥朝罷上

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對曰然上曰何以有怒色
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陪而碎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
能教率所致有負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
以知之上出像語其故笑而慰之更賜以茶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太祖年既高矣上重其文學禮待
之一日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為舒徐上隔屏
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上低聲笑曰我只道是文

天祥來

或上伯
夷叔齊

太祖召楊維禎將用之維禎八十餘矣作老客婦謠以見意或勸

上殺之上曰老蠻子止欲吾成其名耳不僂而遣之一時頗高
其事朱學士送以詩詹同文為作傳皆假借之所謂非義之義也

宋濂被謫居茂州卒於壤并蓮花山下成化末蜀府承奉宋昌焚毋鑿獨石屋為棹垣隧悉擬邨園之制又大築享堂有司將以昌懼請毀去衆曰盍以藏宋先生乎昌欣然應命因稍削僭飾啓學士之策學士骸肉消尽骨猶完整添加裘衣而瘞焉享室卽以爲祠堂昌以同姓且敬祀守護焉

太祖平吳後慮猶有餘孽城守難其人典一孝慈訟因言惟魏觀可守已致仕及同起事有蔡本忠勇可武衛今在散地后勸費用之上卽命召二臣既至引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扣頭謝且請睿旨所在上曰朕新得蘇州恐餘枿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唯卿覲公忠疆輔可爲朕一守顧本言尔本我好弟兄託得爾屈尔作去聲指揮其皆母辭二臣又拜領一宸旨將辭出上曰且

住皇后要見尔少頃一后出宮人携酒果以從上手酌以賜二臣受飲拜謝而出

魏守欲復府治燕疏溶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有與戚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盖以舊治先為偽周所處而卧龍街西於川即舊所謂錦帆涇故也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太使啓以作新府上梁文與王彝皆與其難高被截為八段云

洪武中朝命開燕支河先曾祖臣煥文往役者多死先臣獨生全工滿將歸失去路引分必死無為謀其督工百戶者失謂曰上神聖吾當引汝面奏脫有生理先臣從之百戶為口奏一上曰既失去罷先臣扣頭辭訖方退上忽呼面顧之口看爾模樣也似箇本分人可賞鈔二十貫先臣受賜謝恩而歸鄉里莫不驚美

吳中自昔繁雄迫錢氏奢靡徵歛困弊及倣納土宋人沉其賦籍於水王方贊更定税法悉令畝出一畝民獲其惠蒙口札黎政厯弋富而僭汰潰不經其後蕪并益甚一太祖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困令取諸豪族租佃薄歷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蓋懲一時之弊後且將平之也洪武三年二月庚午一上問戶部天下民致富產孰優對曰以田賦校之惟浙西多富至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至一千石者伍十六戶千石至二千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四十四戶而歲輸至十五萬有奇一上曰富民多豪強故元時此一欺陵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曉諭之於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云云皆頓

有謝復賜酒食遣之一上顧謂宋濂詹同王禕起居江陳敬曰朕諭此輩祇欲勉之為善耳禕曰此最得君師教養之道是年五月戶部奏蘇州逋稅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一上曰蘇州歸一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至十三年二月朔遂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其後復額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一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鄰佃僕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憲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一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

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爲冊其法甚脩謂之魚鱗圖冊二十年二月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縣圖成上進自是以爲定賦然視它邦終爲偏重周文襄恂如况侯伯律撫守於茲皆嘗請免得除束稅數十萬而徂未大均其後朝无特命人邦計者不敢一議以迄于今

太祖徵行至三山街一媼門有木榻假坐移時問媼何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媼曰方大明皇帝起手特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而去翌日語朝臣曰張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民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洪武

二十四年以後取富力實京師多用蘇人蓋亦以此

太祖初渡江御舟顛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於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今南京兵部門無署榜太祖一夕遣人偵諸司皆有衛宿者獨兵部無之乃取其榜去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以聞上召部官問誰當直對賊方司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爲誰乃賊方吏某也遂誅官與卒即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榜以迄于今其後太宗遷都命諸司各以官一員扈從兵曹素耻此吏並列因遣後部亦恒虔此帝

初監生歷事諸司皆且往夜歸號舍往返殆十餘里太祖一日命

察諸司官吏等獨戶郎歷事監生一人不至逮問對曰苦道遠行不前耳上始知之因給歷事監生驢錢令賃驢而行然獨戶部有之今亦無矣

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庚辰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于塗拾起一視恐汙賤更置階地高紮地直不取也

建文國破持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

或曰武高祖

至正

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旣入從中道行至堂下坐于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事不對命與紙筆即書云告狀人某姓太祖尚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偽不可知即真也吾典爾無君臣分不得行此禮雖然尔老如此復欲

出何爲乎曰吾老也無能爲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邪不過欲歸休父母側尔幸爲達之御史許諸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上令送京師至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庶人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爲問吳誠在無衆以白上上命誠往成見庶人亦遲疑庶人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办矣吾語若一事皆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待膳吾以箸挾一臠肉賜汝汝两手皆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還取食之汝竄盜之耶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上命迎入大內某佛堂中養之久而殂云或曰

削髮乘馬自朝陽門出至河南居某寺寺僧亦不知一日有盜劫寺俄而一文官一武弁同來捕其寺且將辱之僧徒僂庶人

乃文于朝命某二官往迎取一父不下人之某中之正人十人

與前文或云在沐黔公府後乃沐爲秦還非也或曰其出由地道

文皇兵薄京城內以槍支門門內槍洞無少隙焉靖難兵先鋒死者甚衆兵始入遂克之

建文數以文皇靖難之謀問中山王仲子增壽對以保無它及兵至建召徐誥責腰斬之橫屍路傍文皇入城問為誰左右以告文皇哭之即時追封武陽侯進定山公召見其子年甫十五賜即名命襲爵焉

文皇兵入城駙馬都尉梅公死于笪橋下某國長公主曳文皇裾不釋問駙馬何在文皇遽命左右連取二帶來比至一玉一金文皇予公主言予二甥為世官以慰主心

靖難兵未起時長公主有書與文皇勸沮大計上不答逮兵興以手書寄之言與師大意且令迁居太平門外恐誤羅鋒刀及

上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到恒與同寢置於楊內如是數年
比長乃已上亦恒賜手詔有曰若不念爾母親不至今日爾畜
生宜知之

建文親屬初居中都廣安宮正統時有司侯人衆不能容應稍展大
其居或徙他地上命悉放出聽雜居民間遂皆出壯強者不能
名六畜時命既下或言人宜稍拘制之上曰本吾一家又奉宋
藝祖言有天命者任自爲之群臣不敢復言

高帝令宋學士漁作灵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爲孝孺言之須臾酣
寢方候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卽爲製文書完比
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上命
作頌醉甚誤不爲今何及矣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

已具一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閣之曰何改爲亟懷之
入朝上迎謂漁頌安在宋出進之上讀之曰此非學士筆也
宋又愕然上曰此當勝先生宋智謝臣實以賜酒過醉不能成
章門生方某代爲之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即試以一論五
策方立成上覽訖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即命面賜緋袍腰帶猶
平巾令往禮部宴命宗伯陪之復遣覘馬方據上席岸然上曰
斯人何傲因不留俾爲蜀王府教授語懿文口有一佳士資汝今
寄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

文皇龍替時劉覲爲王府良醫一旦以事怒之與敕人謫雲南始至
入鐵佛寺寺僧此宗頌劉寺曰方談盛德傍一僧曰豐干饒舌刘
知二人異禮拜請言皆固拒懇之刘又問答曰姚和尚知之蓋二

僧方談燕邸事時刘寺未知也無幾果召還刘歸以答 上時姚公未見親密刘寺言其能卜 上召問尔能卜乎姚以吳語对曰曾曰何術邪曰覲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育即開襟有太平錢五文繫于内衣服解奉于 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復一擲上覲視 上曰殿下要作作皇帝乎 上曰莫胡說姚曰有之又曰有一人善相 殿下可尋來一看問爲誰曰寧波袁珙既而 上乃命人致之來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報 上命與天顏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者因謂袁試看此十人珙起拜 上前曰 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寺十人皆後護衛長官也珙不答 上還宮命召至扣之珙曰 殿下太平天子也伺龍鬚及腰即登主位 上怒命數士繫送有司

李慶招之諸僮莫不挺刃應援臣似南蠻之俗憚見流官兼懷
旧穴寨者遠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比照迂江屯所就於本上
開設千戶衙門因俗統洽以李慶為之酋師以福孫仲瑛為之東
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磯有警皆其責任
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歛疏入上皆嘉納行之乃設武靖州
于潯州以岑鐸知州事而五屯千戶所及朱巡檢司皆如雍議也
自是民有寧宇者三十餘年正德間遺孽漸蔓而峽以南尤甚
橫江禦人郁御史陳金曰朱蠻所嗜者于鹽耳可委而哺也乃令
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朱蠻就水許受去江道稍疏金遂自
以為功疏其事請名曰未通峽詔從之未幾朱蠻大北征商石
算稍不愜即掠殺之必賂求乃免于是潯人為之語曰昔未通今

求通求不獲壅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嘉靖五年心見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後振旅潯州父老言收守仁以二萬人勦之斬首六百級自是峽南稍平而峽以北迺起武靖州知州岑邦佐十曲蔽之賊益恣四其酋侯勝海居弩難為亂而武靖頭目黃貴嘗有與勝海首隙且利其田廬乃言指揮使潘翰臣曰貴恃力能僕殺此僚翰臣素仇閹寡謀遽喜曰任若寺為之十六年五月貴香乃誘勝海市刺之其弟公丁梁衆城下殺廂民二人去無四卽闕左叅將孫繼武詣都御史潘旦言狀請征之右叅將沈希似在座見曰猾賊未易取也須開春江漲以救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恚恨謂閹曰是夫戈上攘功者人一人之還川州以千人之流手一賊皆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闕乃人言一已刀跡請立然戈一

地且從之希儀復言賊未滅威不彰立堡難守非便且不聽六月
堡成闕命黃貴香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曰侯氏田廬任擇處不
禁于是諸猶大憤而岑邦佐亦忌貴香等擅利復慫恿之公丁遂
鳩其黨二千人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香僅以身免變聞
且媿怒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詔
曰可已而閱繼武皆落職會旦亦去右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
月集諸司問計曰諸君度峽賊湏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
人蔡公曰徃歲七山之賊也亦已少矣沈希儀曰欲剪滅此非八
萬人不可蔡公曰徃歲西山之賊也不既多乎副使翁萬達曰二
君之論皆是也竊聞之兵法有侵有伐而兩廣軍政有勦有征襲
而取之曰勦明以攻之曰征由張君言則勦也下沈君言則征也

雖然今日之舉城備我久矣勅之無得從沈君便蔡公然之會有
安南之議未遑也已而公丁等益橫放草竊潯人苦之萬達言狀
督府乃議亟舉而巡按御史鄒堯臣贊益甚力遂會安遠侯柳珣
以軍事屬萬達旦曰苟得渠魁則餘可畧取也百戶許雄者素通
徭為盜萬達廉其迹以死劫之曰能擒公丁乃貸雄皇恐頓首願
効力自贖萬達故言公丁誠輸欵良徭也為讐家誣構乃捕係訟
公丁者數人責以啓釁公丁果遣人列冤狀達陽許白之又畧
雄百金予貸諸徭因以本業捐公一公丁大喜惟雄所使會萬達
按支郡而汝成守左江萬達以計屬汝成汝成敬諾復召雄申飭
之雄乃詒公丁曰若為潯人指名久矣吾為若危之分守公新到
何不自陳言寇堡事他徭所為也公丁信之隨雄來見復列冤狀

人涕橫流紙已燼秀運箕颺之灰被衆衣秀乃大言曰如此時候
若輩猶不起邪衆咸憤詬其狂顛去復於上上笑而已張英公
時未極臣位坐堂上偶梁塵落其背秀疾趨自後拍其背三曰如
此大塵猶未起乎吾拍公起耳嘗啓上某地貴不可言上寧
有可葬者乎上怪其不祥曰無之秀曰固也第不知殿下孔
母誰與上曰死矣彙葬于某秀請更葬上從之其地去西山
四十里平壤間即聖夫人墓人呼妳母墳是已及上登極秀
猶在後不知所終

殿獄隨事或云是上
妾而姚谷必有一誤

永樂元年正月李至剛言宜以北平為北京從之

太宗大崇文教特命儒臣纂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供賜甚渥禮
記先修書成最號精當既而亦頗有贅錢之噴遂急成餘帙或謂

未協與議

或又曰禮經最後成未審

其後復開局脩宋樂大典凡古今事物言

詞網羅無遺每摘一字為標揭繫事其下小大精粗無所不有以

太穰溢竟未完淨而罷聞其目錄且幾百卷云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吾雲間二沈

冬士度少卿

龍重度書稱為我

朝王羲之命中書舍人習其體凡王言悉為二家書迄今百餘年
傳習不改

永樂三年進士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緝學以比二十八
宿號庶古士其人曰曾榮周述周孟簡楊相劉子欽彭汝

王直余鼎章敞王欽時廣教王道能直陳敬宗沈昇洪順章朴余
學夔羅汝敬盧翰彭時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祥吾紳楊勉也
周文襄不與乃自請干上詔從之時謂之揆宿此稱遂遍於人

間凡未至其地而強攀附者以此稱之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此
報各有所事唯劉子欽坦腹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子欽被酒徑
入夢爾一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為汝卧榻邪罰去其官可就往
工部為辦事吏子欽略不分疏遽謝恩趨而出至外邸即買史巾
條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為爾時起迎
之子欽曰奉于理旨命子欽為本衙門吏部尚書不敢答子欽偃
登堂侍立于旁與辟胥偶少頃一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
云一上嘆曰劉子欽好沒廉恥更令召來子欽至循吏服一上曰
汝好沒廉恥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著護書子欽又無言遽起
謝恩出具冠袍返閣一即一日間也

永樂一取進士六百人分為六甲狀元曰李馬一上改馬為騏駼而
騏駼除名故今人罕知其尾榜者曰宜生是年勅進士年十以下
者遣歸仍附本學肄業皆豫注擬某官待缺取用悉出御意人
人自擬之就書登科錄下

是歲進士有林廷美者閩人儀貌頗偉上欲俾近侍問其貫籍林
以鄉音對上嫌之乃擬為某京官林退數步復召回曰蠻子也
沒福即改為山東某州知州凡二任會有朝旨有司繁劇地陞一
級林時在京師三司以下皆保奏林知州係繁劇林當準數時程
襄毅公信謂林曰公必與駿典然亦應稍通人事林曰我何為尔
程曰官不須爾當承胥輩一語無傷林亦不從一日倚部門吏出
揖曰公某州使君乎林曰然吏曰公在陞格可賀矣林曰然吏曰

某當承效殷勤公少顧之乎林曰否吏白再三林曰吾有銀五錢
爲日費姑以餽爾吏欲十兩林不答去吏明日抱文書白所司言
某州保結恐三司失實異時連坐官曰柰何吏曰當更行下軍衛
具保結狀飭從之林知之窘矣問之吏吏曰公亦問我乎今欲集
事及手耳第予我金然當倍之林予之十五金吏曰公高枕旅邸
以伺新命候有帖予召公當來曰二日果然蓋吏又白官移文往
近應得半歲期恐違朝廷一時恩典官曰柰何曰今當州有採兵
數百在京或令具一結狀則事可速辦兼獲其實官曰然吏即行
牒移軍具狀如武林遂得如格雖文輩入賂市權如此而 上之
知人亦洞徹矣

未樂中征安南黎季犛降有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塗賜姓陳官爲

戶部尚書澄善製槍爲朝廷創造神槍後貶某官而命其子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爲國子生今凡祭典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未審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永蠲其徭今猶守世云其季曰某官爲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爲三季掣死葬京師其子後遷葬於鍾山之傍

本朝賜臣下姓不多見惟國初有之子交邠州車揮使車言本姓信洪武中信祿有軍功賜姓車天順中進士豈茂賜姓陝豈讀如陝也大宗置供用庫在內宮牆外密迤御在所云典守者出納作弊令納戶高叫皇帝則自聞之其初旨如此後有呼者有司謂之驚駕輒問徒杖竟不得申今納者有以五十石入而止得作四石者

文皇聳召盛御醫。晝夜至便殿。令切脉。盛稍診候。便止。奏云：「聖情方怒。後脉理不可察。」上曰：「一時之怒。亦形於脉乎？」汝誠妙手。又云：「盛胡子。我訴汝前時沐斯進。兩小丫頭。頗能唱。我每飯常使之。唱近呼之。不見久之。始知爲他。以銅椎打殺了。適來小公主見我。投懷中。我因撫抱。少頃。既去。遽聞其哭。問之。又是悲擊。以銅椎箇小女兒。能勝之耶？有如此人。我怒甚。不覺掉幾肘。至今氣不能平也。」盛扣頭。陳勸再三乃已。上語謂仁孝也。

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祭墓。回經山麓。石罅露出。石匣。角唐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唐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爲尼。以其教施於村里。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貨百物。隨須以術運致。初亦無大志。事浸浩濶。妖徒轉盛。至

數萬官捕之唐遂稱反官軍不能支朝命集數路兵擊之屢戰殺傷甚衆逾久不獲三司皆以不覺察繫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怙然不懼裸而縛之詣市臨刑又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紐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逃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寇誅

太宗崩於榆木川 仁廟在南京帳內左右良寔擾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令祕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攻金者入銷錫製爲柁桿成槥歛而錮之即殺工以滅口命光祿日進膳如常儀隨作二詔一爲遺詔入朝一召東宮於留都俾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柁宮成禮文靖一時鎮定之功迫不可及也

仁宗皇帝日記萬言 太宗稱之爲昭帝又學緝熙詞翰並精尤喜
舉業在青宮每得試錄輒指摘瑕病手標疏之以示官往往審當
語之曰使我應舉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仁廟至體肥碩腰腹數圍 上常令太子諸王習騎射 仁廟苦
不能 上見輒悲令有司減削玉食某官每供膳私益以家餼

仁廟德之 上知醢其人 仁廟登極乃官其後

仁廟失意於 文皇每含愠言何以了事 仁孝每勸之一日內苑
曲宴又對后罵之色怒甚既而曰媳婦兒好他日我家虧他撐持
又曰吾不以媳婦故廢之久矣謂誠孝也時先在侍忽不見 上
令覓之乃在爨室手製湯餅以薦比薦 上大喜復至感泣命痛
飲而罷

太宗既久不見 皇儲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敕既且未命何人某
進曰請令夏原吉往 上問何故對曰 皇太子久不蒙召一旦
忽有命恐過疑或致他虞 上歎服從之比原吉至 仁廟初聞
之良驚怖謂或有後命頗欲自裁問誰斬命左右對原吉 仁宗
曰原吉來必能我調護當且見之乃見原吉備道 上旨 仁宗
乃安即與就道

仁廟一日謂三楊公曰見夜來玄象否對曰不見 高皇帝有私習
天文之禁故臣等不能曉 上曰大臣與國同休戚豈可論此朕
夜中觀之紫微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沈思久之長歎拊髀而起
明日遂晏駕

仁宗郭妃以中宮誕辰邀過其宮上壽 上亦往妃進卮於后后不

即飲 上曰爾又爲疑乎遽取飲之妃失色無及矣俄而上崩
妃自經死時適雷

宣廟嘗乘怒殺二奄尹心但念其非辜晚年每遊幸時指曰此廝又

在此即命彈丸自射之左右問何如 上曰即某某見朕行輒伏

于前如侯伺者以後益頻以逮晏駕太監訖安功出說 宣廟生時
膚肌燥裂猶燭魚以烈之故

文帝初 仁宗爲皇太子 帝命監回居留都又以其柔仁令漢燕

人輔之庶人於諸王中特雄桀勇力絕人極精弧矢每從 上蒐

畋射生特多有爲並柯而撻庶人連發二矢箭矢以貫禽偶撻者

未覺而後矢已及遂 翻而墮焉其妙如此 上嘗稱之謂昔人

有一箭落雙鵬之譽我漢王豈不匹休之及輔監國既久屢欲歸

朝無計然 帝雖假爲監用重自又不可少之每思欲在左右後

公以事如南都庶人因託陳安國歸言於上上則令

繼令之國於時友謀未嘗一日忘暨仁宗踐祚庶人益輕之伺機而發無阿仁宗晏駕庶人謂我已在兄未正位時猶欲君之兄在亦應竟取况姪乎逆謀遂決

漢庶人既獲繫於禁省以鐵鐐挾其足而維以長木曳地及見上庶人以足運曳木廻拉上走上陪庶人將遂爲弑逆左右急扶上起而免助以銅盆覆庶人燐之

英宗皇帝升遐之後群臣兆民若喪考妣以爲神德聖政不可殫窺四事尤卓絕終世未嘗殺一非罪未嘗差遣內官出幹郡縣後中宮位號不用宮人殉葬此皆自昔君人甚難而出於帝之剛明獨斷所謂度越百王者也

正統甲子三殿新成 上御正衍受賀大陳禮樂百辟濟濟一時備
觀甚盛而容臺齊拜者誤多唱一拜覺之無及矣廷中惕息謂大
矢瞻望譴戾必重禮畢糾儀官舉劾 天顏笑曰今日是好日子
只恐少子拜既誤多了罷頃之錫宴甚豐洽也

皇后大漸召三楊相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文貞首對有
三事其一建庶人雖已薨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脩其一朝實錄
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於
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 洪武之年以亂實錄后頷之其二云云
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得罪已誅 太宗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
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
答三公即趨下扣頭言臣等謹受顧命遂出

其廟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語語及公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難自
處者朕為卿處之公謝無有上固詢之公曰臣惟有一妾與臣
同貧賤頗善事第妾有父以臣貴父依臣臣固厚待之今被侵家
政規權賂頗撓臣事臣未能去之也公意蓋欲上為屬之法吏
罪而屏之耳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對杖俾至公第杖殺之
公扣首謝然而以雙筆往公請其故上曰既去其父安用其子
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居亦自疾其父殆且留之上曰父以
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自不可倘或噬臍無如初忍情也公又申
懇再三竟不從校去頃刻報已兩斃公猶未出朝也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持体分其尚書遇振未嘗少降詞色同
坐時振欲據尊席尚書曰公職太監四品官吾二品也岸然凝坐

振無如之何

李察酒時勉始為侍講直諫 仁宗大怒命武士以十八斤金底擊其鴈脇折曳出昇下獄楊文貞公過於外朝以燒酒灌之得不死宣宗即位召見亦盛怒將斃之先生對云云乃少霽已而釋之及為大司成在正統中諸生稱之曰父母之心天地之量時王振勢傾朝野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延欸至先生獨否振久銜之令人密薦其事無所得曩倫堂前有大 是許平仲手植先生嫵其一亩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伐去旁友振遂聲罪以為擅伐官木入私家用傳 聖旨以一百斤枷枷之成均前特為三械與司崇趙琬掌饌金鑑同枷先生之械特重數斤而竅極隘不可飲食鑑前易之先生不可始先生以助教姑蘇李繼為浮薄厭之至是繼

力自效繼家富累結諸權貴與某伯李者爲兄弟因李識會昌伯孫公至是李爲求救於孫孫適生辰家啓宴太后令家自餽禮孫因附奏臣今歲生辰殊不樂比年每得諸公卿爲賀國子李先生不過一幅綃帊然辱此大人君子臨賁爲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爲朝廷衿楊之禁臣席無此君子爲重故不樂爾奏上

太后即邀

上言之

或曰太后云祭酒尊貴臣奈何以囊頭是

帝上遣問之乃知振所爲也即飛詔放李先生令就去賀孫舅

公乃得釋繼又已備儀物公因就請孫其宅初筵猶未散也

或曰

司馬狗等上章願代枷伏闕三日始得命公肥樸久始蘇稍遲皆死矣又曰願代枷者石大用皆未詳孰是

李先生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騶控先生馬而行中達塔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騶以錢大書捐于

門既而失釵婦往尋不獲倉皇問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婦婦還
往先生叩之婦言夫爲錦衣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出看鯨山失去
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出驗之良是即以歸之亦不問其
姓氏既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言非李公汝當安思爲疾或且
致絕故絕不聊生是二命所關也亟往扣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
先生悉卻之其人言公不受不能強此一片藥乃海域所產物非
傷財所得而甚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受付夫
人言此爲血竭當識之既而先生被擊脅折鼻至錦衣適此千戶
率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 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師
入視醫云可爲第須貢血竭千戶曰吾囊固嘗贖公立命問其夫
人夫人取昇之醫治藥以板夾脅傳之越一日夜遂甦焉

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瘁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楊先生休如此語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幾箇後生報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然用之文貞或讓文敏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力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上幾箇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己巳之變郭忠武登守大同極力効勞自是年秋至明年夏與寇相拒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衄斬捕無算初西寧侯宋瑛武進伯宋冕全軍覆沒上班師將旋駕郭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學士曹勛張益宜從紫荊關返豫益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

荆郭以爲得請矣俄復折而東纔四十餘里耳蓋竟從居庸也未
入而蒙塵矣

北狩時袁錦衣彬恭勳特著世皆知之又有沙狐狸亦衛士在特營
以乏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 皇
帝飲食稱爲御膳也先嚙指稱善以我中華 君臣雖在蒙塵其
禮猶如此耳乃與之六羊令自致行在蓋又以測沙之強弱智愚
沙即裂其衣聯革帶爲長條二各繫三羊擔着兩肩而行也先已
異之後令人覘沙行數里始至 上前扣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
外取水返又出數里取薪烹每往返皆復命如前也先益奇之召
問其姓名及有無事任沙告之又問汝解后至此邪亦故隨駕者
邪沙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知爾此者幾沙曰十萬勝我者若更

勝而至猜者復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爾等輩來迎 駕邪
沙曰先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耳回即來此矣也先聞言頗心動
及 駕旋沙不及從留虜中虜授以士卒爲頭目浸用羊權力已
雄納婦生子爲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部曲至朵顏三衛市馬
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因密語之公輸情於朝期
以明年復至 遂歸明幸朝廷多益兵衛之歸其子以聞 上允
且深閔之如期果至見我兵及其子已喻意徑揮其屬幡然南趨
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且甚富至京師入見 上上
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司上下莫有識之不敢決沙曰是固有
證 先帝頃嘗賜我一綉囊且曰此周孃七手製也今囊故在乞
進 孃七驗之所司取以進 太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爺爺物

也 上乃授以某衛千戶賜宅一區

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御史鍾公同手疏請朝兩宮復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沮之鍾不聽稍易疏語竟上之詔廷臣集議章恭毅公時爲儀制郎中方具封事欲發遂意入奏其疏大意亦言二事與鍾類五月己未也晡時奏入 帝讀畢大怒日已暝宮門扃乃傳旨自某隙中出命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明日加訊無所指又明日大施拷掠已無完膚辭連鍾公即逮置對復下苛考迫令服通南內皆不伏乃用炮烙之刑又不伏更益窮下慘酷欲必致死會大風雨沙乃令禁錮獄中終身大理少卿廖公莊在憂中亦上疏言復儲事 帝怒命伺服闋治之既而望見即命於朝堂以大桼匕之八十瀕死而止貶爲定菟城驛丞因

是命錦衣衛封巨挺六擇六壯卒就獄中痛杖鍾章二公各一百
每五校易手鍾公充瘠至三十已僵不動杖畢頃之乃甦衆以手
舁入獄又禁不與酒既而三人皆不死

景泰末在廷多擇君之志二張都督輒執石武清亨楊鴻臚喜曹太
監吉祥則王復辟誅於許孝士彬許薦徐公有貞諸人就徐議徐
覽步乾文言時在今夕遂成取日之功徐既錫第上擢寵傾朝始
凡批荅制旨皆出閣臣後入宦寺手至是徐復請歸閣宦人浸失
權漸徐迨曹石私謁徐以事輒不從去自陳請於上徐復諫止
每節縮恩異益卿之會御史楊瑄劾曹石中批令銓曹記瑄名曹
石愈憾上與徐多屏人語曹石乃令小豎竊伏得之以聞上
上果驚疑徐賣直久之上意既動曹石因造奏誅毀朝政多危

語假給事中李秉燧名上之李時已丁艱去曹石以貌類一人持
奏入賤本小豎視其牘甚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多文字其人不
語登觀懸牌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日朝命召其人則亡之矣逮
捕甚急校尉要持一人入示小豎亡曰非也跡肥而脣今瘠無形
乃復大搜常熟張廷端以爲行游鄙下捕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
也取以入加掠亡狀後乃得李竟死酷烈之下曹石因言此徐有
貞怨望使所密泰州布衣馬士權及其官某官吏楊某共爲之而
滅其迹耳遂收四人及徐家屬下詔獄加之酷烈謚甚瀕死數日
竟亡狀焉尤毒虐馬曰今欲吾三人何所承刑官曰徐有貞欲作
逆與汝三人同謀先爲此以惑朝廷士權顯建計某亡執筆作狀
楊某書勝之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今皇帝爲堯舜之君今

百姓爲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能折獄竟不成會承天門災徐遂得釋謫金齒

景帝汪妃甚貧 帝欲立懷愍時妃執不可語 帝曰恐礙監國之稱 帝不從汪殊不悅及 英廟復辟汪猶在宮中時 憲宗在青宮意極感之曰當時事我固詳知嬪娘信聖哲礼之甚恭奉養極隆汪與 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 憲宗言嬪就養於此甚好但居處不相宜嬪當不安乃言于 英考遷之外王府汪至弘治中猶存本丁未生與 景帝齊年 太皇太后歲節亦時邀入叙家人禮汪既出而 ○郡主尚在宮中至 憲宗朝命選駙馬主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 上曰妹不肯嫁志雖好然終不了後去恐無結果處乃強下嫁王氏

汪出宮未久 英廟一日入內帑問太監劉桓曰記得有一王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 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 上遣問汪汪曰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問於 上言汪之出所携甚夥 上命往檢取得銀二十萬以入蓋汪出時宮中物 憲廟爲護持令罄一宮所有悉取自隨故所畜甚厚從是遂索然矣逮 英宗崩後汪稍稍言於人帶實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景雖廢亦嘗爲天子七年一繫腰何不可勝必欲追取耶且 景之天下尚遜而歸之何有於數片玉其第二番索時實怒而擊碎悉沈之井中也

丁丑承天門災岳繡脩正草詔罪已甚至曹石相謂言姦邪蒙蔽不謂我曹 ○抑亦謂有貞乎諧於 上上命杖岳百謫戍肅州室廬財產盡賜指揮李鐸上得旨自往據岳門檢括淨盡家人出門

一搜驗苛辱時甚無幾

上脣岳還適鐸得罪

上曰李鐸家

產盡是岳正物可悉取還之

岳

乃亦往據鐸門搜括如鐸以復首

怨初岳爲儒臣貲無幾何鐸索積不訾皆歸于岳岳復加富凡鐸婦女出門亦加摸索尤極醜辱

武功方被殊眷錢原博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氣合公將不允武功曰柰何錢曰天上金氣甚冷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武功奮志疾惡湯都閫徹績謂曰省齋誤矣公曰東谷亦爲是言耶湯曰公身在殿上乃可推人下階陛今公自立庭下乃欲挽殿中人出乎公默然

曹欽逆謀既就知朝廷以七月某日寅時出師征麓川期以其時爲亂先日以語都督吳瑾瑾其妻姪也令以兵從瑾陽許之曰斯事

非有內應殆難爲措手欽即以屬之令與守門者通謀瑾諾之曰
翌旦必伺吾報始可舉兵欽亦諾之瑾遂去匿他所作奏請翌日
勿遣兵第不開朝門以伺其變奏成不敢命人書瑾書素不善勉
自寫之六字數行而已薄暮詣端門呼守兵自門隙投奏入語
門者奏有急情須即上之比欽伺至鷄唱猶不見瑾來欽往問其
家家人曰瑾自昨日早朝竟未嘗歸欽色動知爲所賣即往索諸
門旁得之投之以兵瑾墮溝中遂被射死朝廷得奏不啓閱欽已
擁衆馳長安東街天大明城猶未開欽知事露無以爲計第索一
二大臣將殺之軍卒無紀律騎馳縱橫市中欽入朝房朝士奔迸
冠都御史深方俯首著靴欽以大刀斫其肩身破而兩旣而孫懷
寧鏜提兵來襲欽戰敗伏誅湏臾事定方戰時孫令士以街大呼

居民令勿開門故無誤。哭鋒鏑者已而朝門開即傳宣街市覓吳瑾不得。內中接次遣人傳呼有藏得瑾賞若干。無應者午後方得其屍于溝遂收葬之。與寇深皆蒙卹典瑾贈恭順侯後追封涼國公諡忠壯。欽既敗捕其家人訊同謀者終不得族已赤獨一妾賀氏在宮問汝夫誰同謀。答不知。又問朝臣誰爲汝夫門下人。賀曰汝等無一人非吾夫門下人。尚執問那官愕然無言。屢易訊者賀對皆如前竟不得而賀受楚酷已甚後乃曰有馮先生特厚馮先生者山陰馮益損之也。捕之來馮佯不識賀醜詎之。賀曰馮先生胡詭爲向事吾夫。獨與君密議不記一夕。吾夫問古有宦官家爲天子乎。先生言曹操乃曹節家竟成帝業。吾夫大喜。觴先生尚命用飲庸何諱乎。益無語與賀對斬于市。或曰孫始佯與欽連謀。

欽聖孫帥兵孫言馬須素乘熟者欽令十勇士隨孫往取馬孫入門輒鍊之重鍊入裁十兵于家從後門出治軍襲欽欽殺孫之子孫遂迄戊殲渠之勲

時欽適覓大臣惟寇遇害及執李相資頗擬以刃而釋之索王尚書翱甚急王在一室窘迫無計一王事長大力遽負王奔去而免王後擢此人要津時呼為馱官人

丁丑易儲召襄王議首謀迄今紛紛大抵易儲事一時君臣不得無識召襄則無之于王不得無罪弟死不蔽法耳既赴京市于第言前日内外軍馬悉在吾掌中天下八十萬精兵任吾用吾不反今日一廷秀才乃反邪王語尤傲倨然王之功非干匹也

楊昌平俊范都督廣為石立所構誅皆非其罪二人赴市英氣不挫

楊九挺勁至市但云隨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今殺之同宜
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一娼也楊故狎之顧謂曰若來何爲娼曰
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
益於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辨矣公元性妾隨至楊挺然呼行刑
者何不快動手既喪元娼慟哭吮其頭血以針線紉接著於項顧
楊氏家人曰收去葬之即自取練經於旁

憲廟仁愛天縱每按覆死刑奏雖懇歡輒慘然或當食便廢食或以
手據牘謂左右典刑官說少緩之何妨

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事法司問妖言罪斬其妻李氏上疏言
國家公法臣復何云獨念死者不可更生斷者不可復續夫死固
一第其父母老病不义人世所生惟夫今妾欲守事翁姑則夫

在獄衣食斷絕失所是妾能孝不能義而夫婦之道乖欲舍翁姑而供夫則翁姑貧病而死是妾能婦不能孝而子婦之義缺此於孝義不能兩全故與苟完一時之命不若代夫死以全孝義也凡夫既死則其父母必痛傷以死夫父母死妾為未亡人亦當偕死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繫焉使妾而死則不過一人而夫得生養父母享有天年是妾一人之死有以全二人之生此妾死所以不足惜也伏幸 聖恩宥夫一死俾得歸全父子之恩卻將妾斬首抵罪用章國家大義 成化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都饒死罷

孝廟在青宮仁孝恭儉令聞陝四海比諒開管麻未嘗去體久絕酒肉每朝退苦坐于 靈幄側哀擗之餘不釋卷籍所覽者四種書

分作日課務在記臆研覈旨義有未得即召問儒臣法吏四籍即孝經尚書朱熹家禮大明律也

陝西都指揮使楊敬等奏據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等狀弘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倫村沉可水邊得一小玉重臣等辦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皆有螭組其色洗白光彩異常厚一寸連經高二寸方圍一尺四寸四角完全篆文明朗刻劃奇古絕無瑕玷巡撫右都御史熊紳會驗此即歷代傳國璽也除璽該熊紳差官齎進外謹具奏聞

國朝太廟至英宗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禮畢神主當升祔而挑一代詔禮部集廷臣議者多以自德祖而下四廟以次當挑至太祖乃為百世不遷之祖倪文毅公岳曰此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国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
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 太宗爲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
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
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詔從之

國初天下府僚咸屬衛官節制朔望邵官至衛作揖生徒里老等亦
先詣聽處分吾郡自况公鍾至遂革其制况鍾字伯律南昌人始
由小吏爲郎郡由前政狼籍公私憊矣 宣廟方軫 皇裏內相
三楊公特薦君遂分左符又賜璽書假便宜從事君初視銀黃猶
無爲稱辟刻木爲提控持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鈔且押焉

凡牘中甬塞囊穴君退輒密疏之弊害了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
百方誘漫蕪肆凌侮君亦唯唯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案并
呼禮生來旣至僚屬以下亦集君言某有朝廷敕未嘗宣今日宣
敕及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拏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君坐
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瘡之術然
不能如閻羅老不自爲剖別今以屬若等速以善戶惡戶來報善
者吾優視之甚則賓致鄉飲惡者且爲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
伺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爾某作如此擬爾
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然乎群胥駭服不敢辨君命引出
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臂力者四人舁一胥擲空中
顛死之皂姑少投去君大怒吾爲百姓殺賊狗鼠輩爲吾樹威

邪高投之立死不死殺爾約曹矣皇懼如命立斃六人君命呼屠人持鈎來鈎其髮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戰栗革面馬初前守王觀亦掌籥死姦吏錢也高帝喜遣使賜救焚諭旁以上尊制詞甚重之也

况君於庠校師徒加禮至講誦校試多不親事朔望謁先聖後亦不命講曰其本刀筆吏未嘗事墳籍不能妄教習所能者旌別勤惰消長耳諸君幸自勉同寅有功君稍如考簡勿廢進退權者君報之如前語且曰公以科目各以屬公矣後每同座闕士類課卷唯聽同寅酹酢君袖手敬陪事無少不足意焉師徒每入邵白事必延之內堂坐而啜茗談笑愉然不衰如以私事至則頓慢之

陳祭酒

敬宗

持已方嚴師矩振肅飲量甚洪而未嘗失色於人豐城

侯李公

貞

居守留都禮公甚恭公過豐城豐城夫人公主也即屬

豐城留欵治饋甚豐而廣爲筵座崇堂從廡幽軒

以達於內凡經行處輒陳席駐飲逮夜觴醕已無弄而公亦醉矣始入正席公主坐屏後潛窺之且命家妓奏樂公日不遷視猶恐失儀默屈指攝掌中持杯行輒聲殆不可勝乃散公翌日醒起視之掌血疑矣其律檢如是

曾內翰榮亦能飲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總得一武弁猶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曾請往上問卿量幾何對曰無論臣量且當陪過此虜上喜令往二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內翰爽然復命上嘆曰無論文李此酒量豈不爲大明狀元乎錫以內醞甚厚

國初不禁官妓唯挾娼飲宿者有律 永樂末都御史顧公始奏
革之國初於京師建官妓館六接於聚寶門外以安遠人故名曰
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研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
也其時雖憲法嚴肅諸司每朝退相帥飲於妓樓群婢歌侑暢飲
喻時以朝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淫放恣醉帶盤礴喧呶竟日樓窓
懸繫牙牌纍纍相比日晏歸署半已露醉曹多廢務朝廷知之遂
從顧公之言顧公太康人剛嚴爲朝紳冠時謂明之包公每侍漏
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比連壁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聞或過
門見有雙藤外立知是公也趨而辟之

夏忠靖公以忠純事 文帝眷遇極隆爲尚書三十年不解戶曹中
間恒兼二部或吏或札又嘗兼戶禮刑三部至總掌六部并長都

察院大理允假入邸焉

先朝掌邦賦者夏公及周文襄皆善理財文襄蓋劇晏韓晁陳恕之流如桑孔王銍輩何敢望哉一公近者並祠于吳然其功豈獨錢陳元崇使高麗大振風采方物侍妓一無所納國人無以狎之因請造其殿記公不允君臣懇禮數四乃爲握筦夷王燕謝獻紫金餅一枚公拂去王强之公使索文欲毀裂王乃收餅謹謝焉歸朝或謂公旣已爲文受餅可已公言造文潤筆固亦有名吾以天朝儒臣爲後記殿體勢重矣受餅則吾行爲賣文也忽諸

李市政昌祺才學贍雅少時曾作剪燈餘話雖寓言小說之靡其間多識失節有爲作也同時諸老多面交而心惡之李不屑意其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桃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別有所指葉

文莊公水東日記亦紀其行概及韓公葬按江西亦以公有此書不入鄉賢祠蓋時獨以爲文人且病其怪亂乃爾未知此也縱知此公大節高明安得以筆墨疵戲累之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青袍方申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掠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窳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邪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裹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者於樹夾道不絕峽中酋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韓公膽勇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頭傾腦飲之卻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議兵適引致賊入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繫囚猶

爾臨陳當如何即自持刀連斫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其他類此甚多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祠之爲神

孔侍郎

公鏞

平生以忠信自厲事英憲孝三朝皆處外所至聲績

裒然言信行達真謂蠻貊行之知某州日峒獠倉卒犯城公禮上才三日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子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束手伺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公曰此吾職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公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土兵公笑卻之衆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爲出戰門啓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絡而已門隨復閉賊遮馬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等行問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連

賊地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冒裸人於樹者弥望見公叫
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救
之耳公不顧徑入峒賊露兩出迎旁兩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
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求參見賊取溺
置於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公爲誰公曰孔太
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邪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
良民迫於陳餓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斂
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
若信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資汝爾後勿復
爲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衆錯還爭
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請終公任不復擾犯公曰然我一語已

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修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公飽吮之賊皆驚伏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牀褥公徐寢賊羅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更止此又宿至明日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效順可釋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中裾諸生競犇去公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來陷城矣爭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虜分衆益疑懼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卻城開公復閉公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洪武中山西都指揮郭放注解鍾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箸

擊之即合音誠聿開教坊奏登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僊所知

駭指揮郭德成堂侍 太祖宴內苑既醉免冠謝其頂蕩然上

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過邪德成曰臣厭其多欲盡斃之

上默然既醒悔_{吾觸}犯遂盡削其髮被緇誦佛乃免

太祖建都金陵將遷實誌冢祝之不報乃曰假地之半遷瘞微偏當

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椁因函其骨移瘞建靈谷

寺衛之立浮屠於函上覆以無梁輓毀工費鉅萬仍賜莊田三百

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周焉以爲永業 御製文樹碑紀績霹靂

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謂吾績耳乃寢不樹

太宗偶問宋指揮_晟有子無宋對有二子_瑛 上令帶來我看_{晟引}

入見 上喜曰都好卽命二公主曰公主同下降兄弟並爲都尉
一日晟從外歸二子廵侍晟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深矣父
腰金子腰王時二主在屏後聞之後見 上偶託及之 上曰渠
要王帶耳無幾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薦至封侯西寧

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 上梳拂脩甲一日 上見其以手足甲
用佳紙裹而懷之 上問將何處去杜對曰聖躰之貴豈敢狼籍
將歸謨藏之 上曰汝何詐邪前後吾指甲安在杜曰見藏奉於
家 上偶社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間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
燭供其前比奏 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卽命爲太常卿後卒葬
某山及宋西寧之喪卜地其旁欲并購其壤以啓於朝不可今西
寧塋側一路山卽是猶有表題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太祖進厲有髮召問光祿官對曰非髮龍鬚也因即將鬚得一二莖
遂叱去不復問

洪武間憲典太烈期以上辟刑部郎袁凱上久欲除之一日忽語
凱有某犯法朕將誅之而太子輒欲宥之何也凱對曰陛下欲殺
之者法之正太子欲生之者心之慈上含怒口誦法之正心
之慈一語四不止已而叱凱退凱知不免矣即日佯狂顛繆百端
或博變煎炙如犬獠狀家人潛布諸塗輒自拾啖之既久人以爲
真狂上聞乃置之又某御史松人也爲督辦家人不之知其
婦遂與同居校尉通一旦尉自其室出復錯然有聲御史了
了僞問婦何声婦曰猫跳下楼御史曰諾亦終免及後朝時已老
歸鄉目疾稱愈或曰某婦競婦宜辨御史曰記得猫兒跳否婦

悟即自經

國初疏牘奏御 上一覽即送東宮令參洪以覘才識鑒稱浚丞定制凡章奏必以副封啓東朝上實封同進

洪武中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校尉在下欲其互察糾也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熟寢足露衾外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力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某夫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命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

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牀
下一時義氣發作斃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 上歎曰殺一不
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囚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必死大毀其貌以往
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爾死妓予之半胥曰 上位神聖寧
不知若曹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常規更加飾耳妓曰何如曰須
沐浴觀紫以脂粉香澤治面典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媚艷之極首
飾衣服悉以金寶錦綉雖相服褻裾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窮盡妖
麗能奪目蕩心則可第如此無用它術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
妓從之比見 上上令自陳妓無一言 上頗左右曰撈起殺了
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極極華爛繒綵珍具堆積滿地照耀左右

至裸體膚肉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箇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
那廝尙知哩此放之。

太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 上竭翼日銓曹引進上七人奏擬某
官皆如格七八品 上以符斯夢謂太宰曰五品以上服緋方面
官闕幾人速省檢以來尚書上其數 上即命注授七人中有布
政一吾鄉陳公祚得河南參議

陳僉憲祚疏勸 宣廟讀大孝衍義 上怒自批其奏曰你道我不
讀書我是怎麼來作靖皇帝遂下獄父母兄弟妻子娣姪凡男子
悉同某婦女下浣衣局凡七年 英廟踐祚釋之幼女出時才七
歲不能名六畜公剛勁後復屢諫瀕死

宣宗召吾鄉欽院判官欽謙涑江南人惺々朕欲用某藥可製典我

譙對不解 上曰與酒飯吃乃出如是凡三 上曰何其吝乎譙
曰臣以醫受陛下官祿先聖賢傳鑒道者無此等術亦無此等書
臣實不解 上怒命數力士以旃席囊其頭持去及出朝無一人
知者家中失譙問之太醫院不知訪諸朝市皆不知所在諸省部
大臣潛爲訪之一獄卒言知狀扣之曰今在錦衣獄以四鐵繩繫
之加以三木與陳祚同處極幽冷一室中家人不敢白亦不敢通
問久之釋出

有李校尉者口奏 宣廟爺爺詔求直言臣不解文字只口奏二事
其一云云其二陳符乃奄人 爺爺賜與二宮人何所用直言只
此二事爲大 上大怒命割其舌行刑者即它校尉也少削其尖
不大去之 上令持去餓七日來說既入獄諸校更以肉餌啖之

七日奏李不死 上令再餓七日校啖之如初又七日奏不死

上曰豈神仙乎放之既出人遂呼爲李神仙

宣皇奉某官第就宴家人供事有女甚美行酒左右 上悅之然稚齒未可進環 上謂曰爾要東西與我說又曰先與爾頭向眷戀久之而去明日賜金玉珠寶首飾各一稱又數日語近璫曰向見某家食器皆銅何其貧邪又賜金銀飲食器具甚夥費數千緡明年 上册此女竟不入宮

正統末京師街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曰兩帝兩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群譟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盜國即位之事繼又有復辟之舉記者謂兩帝者與弟城隍者威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

成化中進士放榜有南昌龍騰霄 上曰龍而騰霄是飛龍在天也
命更名

成化末 上病舌澀朝臣讀奏皆多以是字而尤弗便鴻臚卿施
純請以照例二字代之 上喜擢爲大宗伯時號兩字尚書施京
師人體貌豐偉音吐洪亮詞語莊整班行中可觀其內子亦京師
人貌甚端麗一日同諸命婦朝兩宮內廷嬪御色亦鮮儷咸屬目
焉 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曰妾礼部尚書施純妻也 太后
賜鈔諦視久之顧左右寺人曰向者東朝選妃何不及此人又顧
謂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

尚書楊公肅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鄰家構舍侵其楠
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

皆王士更過些些也不妨之句又以鄰翁生兒恐乘驢驚之責驢徒行寺紀載已多又聞其先墓前碑數爲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毋驚之

尤參議

文度

醇厚華介鄉國模範游幸時行委巷一妹遙迎之將獻

笑先生趨避之更不由是奎蔣君

廷貴

應試經行教坊群妓夾擁

蔣不一顧妓椰榆引其裾蔣絕裾亦不怒吳文定公在吏部時以

喪歸過其第西偏一曲諸嫗嫗奔避公語騶從彼亦貧迫不得已

耳吾既未能濟而革之亦沮彼糊口計命迴車迂行而東戒勿由此

盛寅先生嘗夜夢有寄椒於家者久矣急欲椒遂私發用之寤而滌

自訟曰豈義心不明以致此邪迄不能寐坐以達旦

陳檢討

繼

幼孤母

節婦守義甚堅教公嚴篤郡邑

上其事朝命

巡按御史廉覈之御史既得狀復啟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盞從之步趨整肅如朝廷然已而同灌少頃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一甌來檢討遙望見遽擲盞趨迎至前跪兩子捧一甌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歎即以上奏旌表門閭

永新劉某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過洛水一女子號政劉命援之登舟附載以歸道中皎然不淫抵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扣女女言本富族舉室壅魚腹感君子再生恩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送之還至則洋洋大川耳親識皆絕形迹復載來劉命婦善視同爲覓壻婦之婦曰渠已無家吾亦無後君非構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殆

亦天作之合其留侍中櫛劉回不可知者論劾數四久之乃處貳
室既而生二子長即太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參議寅之也

孫御史昂吉安人天順初提學南畿生徒誠服所歷戒毋候迓舟行
到學舍傍數夫肩小輿舂入無知者師弟子既集便令闔門試之
試文不以完篇破題數首隨閱隨差次之比畢諸生猶在堂而已
發文案私請自無所入有過者未始輕罰惟自訟格其心一日庭
中橘熟命摘與諸士同啖人一枚一上輒取二枚問之曰將遺毋
孫大稱賞令摘益子之其後乃得天台陳選大畧相似二君江南
士人人能誦之

太祖留神李校胃監教術尤爲嚴密司成亦多得人今多稱李公特
以耳目相及又其忠節震灼爾

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爲解首泰本富室或以爲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闈中旨特召北畿五經魁士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徐步觀五士文章至泰微言曰仍應以此卷爲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比拆封其次一與原第符合仍賜泰爲解元劉公初大不平欲扣闥力辨迨覆試乃已後劉沒有司謚亦以此事謚曰文介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此爲之地耳既而朝廷徇其意特命以二子登科時目爲欽賜舉人

舊制生員以貢舉入監中欄無所變直至殿試選授後方易命服洪武中嘗許益生載遮陰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貢士入朝上問此着藍衣者何人左右对益生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袍

迄今王尚書恕在吏部有欲請歷事附選監生服冠帶者以咨於王王曰秀才在諸司惟此衣巾易辦稍可禮待若冠帶則與承差辦事官何異任其趨走於前而禮貌無少別所損大矣乃止近南京有司亦草疏謂吏胥在選即已冠帶况儒生乎欲行亦有沮而寢之

倪文毅公岳頤躬廣頤美如冠王腹大十圍體有四乳儀冠百僚爲宗伯定廟祀爲家宰公正剛方權倖不敢干未久而卒譽充朝野初厥考文僖公在翰林御命祀北岳其妃姚夫人夢緋袍神人入室語之曰吾知汝無子鑒汝夫齋祝之誠今以此子乞汝因指捧香合童子示之乃竊果得文毅文僖因以岳名之

徐文靖公少時性甚沈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餅貯黃黑豆每

率一善念道一善言者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以黑始黑多黃甚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云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吳文定公忠信弘毅天性孝力夾成全德不可勝紀未達時家應織人役微擾百狀公見重於有司其父亦長者不以有公怠事或當苛責甚時稍謂公盍一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作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胥徒輩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儇子以私憾公伺夫人出隨噐公於車旁從人欲較公召戒勿應而已又刊去公所爲郡學碑刻名上官追寃公曰吾文誠不足存幸無校官重刻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固無所可罪至事公礼仪亦矯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述我公正佐吏部冢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黜則亦未至爾冢宰即從之遷佐別郡

祥符民袁海景泰初從募戍邊母病於家婦徐氏刲股餌之即愈後復病婦禱於空祈玄帝佑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即夢神予母藥一粒吞之既寤復愈及夫還語之故夫與母妻偕往至南岩宮徐始言向姑危時妾寔請損軀代姑今當如約姑與夫愕然方止之宛轉已不見徐乃潛至飛昇臺傍投身萬仞之崖留鞋崖畔以示覓者不獲見鞋始悟大慟而已俄而母與夫持香上金殿遙見一人在殿下拜禮即徐也駭問之徐言方捐軀而下忽若衆擁持之不羈已在此也遂同歸

洪武末樂聞蘇人有爲嘉定縣吏者郡中一人以事誼誤至縣潛白吏求助直之吏曰今上自郡守下至縣首領官皆廉公奉法吾曹亦革心戒謹豈敢私出入文牘邪然若事既直第公聽之決無往

理鄉人如教果獲伸雪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固卻久之此以竟不肯已吏曰我以卿曲故爲君受一斛卿人別去後半載吏假歸以原米奉鄉人之母曰此若兒向寄我處今以還母

舊傳東夷諸國多乞賜書及賜竟不能達凡數四每有之舟輒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不達未察信否

正德辛未歲已喇西國遣使臣沙地白入貢言其國在南海甚遠始領其王命在洋船行凡四年半被風飄至西瀾海面船壞唯存一脚艇又在洋飄風八日至得吉零國住十二箇月又往地名祕得住八箇月乃遵陸行二十六日至暹羅國以情白王王賜日給又與婦女四人住彼又四年至今年五月緣附番人柰林船入廣其所貢木厘六枚內金葉表文祖母綠一塊珊瑚樹四株琉璃瓶四

子魚波鼈珠乎砂錦裙襴黎頭沙鱗魚蠻子魚鰓魚鮮魚紅娘子
鮓沙魚草鼈底飯鮓子蝟蜂蠟蟹蝗蟹蜉蝣鬼面蟹竹蛭毛蛭沙
笋蝟蛄蛤蜊土蛭強蝦鴈爪蝦水精蝦蠟白蝦紅芒蝦蝶肚蝦蜉
蝦子 烏賊即明蟪蛄子蚪寇子沙蚌鰓魚水母蛭蠟蜉魚鮓魚
蟋羅香蛭羅蝦蟥蟹編蛭子白海鮓花蝟蜡淡菜鰕鬼

安南鄧上舍說其祖初入朝時貢象簾金枕象簾者九象齒之中悉
是逐條縱攢於內用法煮軟牙逐條抽出之柔靱如線以織為席
今橫截牙心有花紋即是也

先公說正統中在朝每燕享廷中陳百獸近陛之東西二獸東稱麒麟
身似鹿灰色微有文頸特長殆將二丈望之如植竿其首亦大
槩如羊頗醜怪絕非所謂麋身牛尾有許多文彩也乃未樂中外

國所獻古者稱騶虞亦與傳記所稱不同又公以己未登第時有貢麟禮門以命賦又非此類又成化申辰泗州民家牛生麟黃毛中肉麟隱起如半錢以爲怪殺之弘治初蒙陰苗滋秀才家驢生駒馬首牛尾圓蹄徧體花紋閃爍如電時或以爲麟滋家亦謂之怪挾殺之

河南府龍門南有婦人曰司牡丹爲夫嘔死越三年同鄉有衣馬頭死而復蘇自言我司牡丹也召其家人驗之語音良是云死後其冤徑至薄姬廟中爲婢侍得衣死乃惜其屍還冤所言甚詳時懿文太子自陝西還河南府官因啓茲事太子回言於上上遣中人召至面問確實賜鈔帛遣還詔令兩家同給養之事在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吾鄉王賓仲光隱操循絕藥身爲創不婚不宦事母篤孝既死竟依其母家庭日聞曳履行遊聲母固知爲賓也少慰戒之賓遂作語呼母曰娘娘兇舍娘娘不得父之始隱

方希直先墓初有妖後治墓乃見大蟒窟冢中生聚極繁殆至數千洞穴蔓廣腥穢逼人衆議盡殲之姑掩穴歸治挺鑊火攻之具其夕方公公夢黑衣嫗拜懇言吾輩無損於公公將滅吾族幸舍之當報德不然亦能報怨父曰奚報怨爲嫗曰公能族我我亦能族公又曰吾舉族來懇矣方顧嫗後男女無限然竟不許明日語家人且謂妖蟒乃爾正當除之因極力搜摘焚殺罄絕其夜聞山中哭聲後方公不幸嬰烈禍蛇孽亦足徵也

冷謙字啓敬 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

雲游博學精於易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爲相謙乃棄
釋從游雪川交趙孟頫掌同在四明故史相弥遠家觀李思訓畫
遂歎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給稱後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
張氏悟真之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矣顏如童孩值朱髮之亂避
地金陵日賣藥市中神效駭人國初仕于朝爲太常博士逆旅
人賀謙數給之日就館壁畫爲公門狀語館人曰吾且與爾同
入慎無將帶片物遺落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門開挽館人入見
是大帑屋金寶百貨充牣謙今恣取之同出其後館人入持一紙
路引身畔忘去之比出驚視亡之謙已知曰爾遺物矣爾則不終
吾亦從此遊矣遂入壁不復再見初帑屢失物守藏吏數被誅
於是得引捕官人至吐實乃正其事而謙迄漏網焉謙嘗於至元

六年五月五日作仙奕圖以遺三手遜老三手遜老者即所謂張
喇闥也追求樂二年四月手題此圖以歸於太師洪國丘公近歲
流落一友家倩予叙誅其圖作奇亦異沼林木室宇種種軒特屋
內爲仙奕沼中荷花正艷發群仙妹游採其傍張題及謙終事第
云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云方將訪君於十洲三島
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蓋秘且諱之也本朝仙
跡稱周顛及張爲最者奇遁之事稱謙及山西金箔張太宗未
登極時喇闥異蹟甚多比即位不復見乃命胡忠安淡馳傳徧索
於天下不限時月數年竟無所見或又言胡之索不獨以張未嘗凡二張之事人
喜譚之然徃徃傳聞異辭此故不紀

李至剛嘗以罪褫冠服平巾入史館供我聞人誰何之李既不敢舉

其術又非役徒乃自稱脩史人李至剛且操鄉音於是館中皆稱之曰羞死人李至剛

正統時有鴻臚少卿王某音詞清亮傳制贊拜超邁聳聽而每當讀奏必至蹇吃失儀其頂寡髮而髮髯有戲爲詩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或使外歸問京師新事人誦此詩問爲誰遽答曰此王少卿也

商閣老三試首榜及乙未讀卷有應首選者商嫌埒已遂下之

國初內中曾失金餅蓋執事內豎竊之命斬于市臨刑追免之蓋已得也豎言入市時猶恒懾既而覺身坐屋簷上下臨市中見反縛一人將就刑頃之聞報至我乃下屋驅還耳蓋死者大率魂爽先逝如此又異教謂人鬼非一可以分爲死生去來者亦可參人之

前輩說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而既登舟伺一奴久不至舟人見其單子地復僻寂忽發惡念急起擠之水携其貲歸更詣商家擊門問商何不行商妻遣視舟無有也問奴奴言說至舟不見主人莫知所之也乃始以聞之縣遠舟人鄰比詞詢反復卒無狀由是歷年莫決至此令因舛人獨詢商妻始舟人來問時言語情狀乃若何妻云夫去久舟人來擊門門未啓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又不來下舡言止此耳令卻舛婦召舟人詢狀其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無須他証舟人譁曰何服邪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即知其不存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伏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政也惜逸姓字

成化中南郊事後徹器亡一金瓶有范人侍其處咸謂其竊之何疑

告捕繫獄拷掠不堪竟誣伏索其贓無以爲對迫之漫云在坎前某地如其言覓之不獲猶繫之將斃焉俄盜以瓶系金絲弼於市市人疑之執於官乃衛士也云既竊之處無以藏遂墜之坎前只挾取系耳官與俱去發地得之乃密北庖所指處相去數寸而已或前發土微廣則庖人齋粉矣訊獄亦誠難哉

舊傳一事有巨室主婦歲當農時獨騎往畝畝督視朝出暮返爲常一日晚臨城不及入矣又不可返田舍因就城下巨室假宿其家館之樓寢詰旦日高不啓戶主婦久伺訝惑排闥則殺死於榻矣居鄰聞之官莫之能明竟歸辜於主翁後御史監決翁瀕刑固號冤御史乃止即往某家寃察周視樓居見傍垣有補髡痕因問此補垣外何鄰乃一絳人也召之來錄其家曰絳曰某某在一女久

君母族審初去時正婦死一日前也縛吏曰得之矣立命呼女謂之曰汝姦事吾知之矣可吐實毋嘗吾刑女即陳與東鄰少年即私召郎至亦具狀本末爲奸已父每奸佩刀自衛是夕穴牆入便登牀女拒之因忿即手刃焉蓋所郎者婦婦以爲居停主人拒之耳獄具斬郎論友如法此事盛傳而多異辭或以御史爲吾郡盛而成謂事公白于法可發之者乃嘉禾項尚書

近歲陝西丁四官人事亦相類某氏有婦與小姑春月在園中作鞦韆戲園前矮垣外臨官道有美少年走馬牆外駐而寓目二女瞥見之皆興感慕因問侍婢識此郎否婢令人物色之報云丁四官人也此卽故不知少之自去明日鄰姬來與二女周旋久之頗言小娘昨見丁四官人乎女以爲得其情頗發願姬曰無庸諱我此

來正爲丁郎耳郎昨覩芳儀周添傾注二女稍聞郎蹤跡盛稱其美姬見小姑有動意入其寢識其戶徑去入夜女滅燭不寐若有所伺宵深忽一郎踰牆而入暗中即闔女房女誰何之小語曰我丁四官人也女默然執手入就寢未明而逝初不睹其面也是夕復至亦在暗中相處荏苒數月一日女以事適外氏且久未返兄嫂遷寢其室亦滅燭而寐郎來見扃戶毀窓而入遽登牀捫女得駢首枕上即取所佩刀斷雙頭而去詰旦家人入視見之不審何故直以爲盜聞于官緝捕無狀後至一上官錄之因沉思良久謂翁媼曰若子婦故居此室邪翁媼言故爲女室斯夕偶暫宿耳上官命召女至訊之即承與丁通連丁至詞之愕然無答女言前事丁亦惘然曰是日從牆外偶駐雖見鞦韆事物無謀念小玩而

過其後事略不知也顧安得緣妄若此官猶以爲詐問識之乎女言每來晬在暗中終不及旦伺不識也官吏沈慮固速媼掠之姬乃不能諱初二女偶語將媼伏鄰壁聞之因宛轉以屬其子耳捕子至即具服言久與女私甚密是夜見其閉戶疑有它也入襲之果與男子並寢遂戕之耳不知其非女也於是各三其碎此與前事甚似傳者亦以爲審確

尔師有盜劫一家遺一冊子旦視之盡富室子弟名書云集曰某日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狎娼某地云云大都如此凡二十餘以白于官按冊捕至皆斥弛少年也良以爲是各父母亦頗自疑請見皆不逞事豈信邪及究群少飲博諸事悉實蓋盜姦值而藉之也少年不勝拷毒誣服訊賄所在浪言埋郊墳外東南角頭溪之悉獲

諸少相顧駭絕本妄語何爲爾遂結案同決一指揮疑之數呼鞠
諸少言天亡我第威公恩耳亦復何辭指慙沈思久曰吾左右中
一髯賊拳馬何得每訊斯獄報侍側因復引囚鞠數四察髯必至
也則否碎呼而問之曰爾欲償膚邪呼取炮烙具髯扣頭曰公毋
張皇恐外漏逸賊願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惟盜賂祝今每
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耳先予若千金約事訖足之前後獄
情賊罔不知今聚以伺我幸界我衆請悉擒以自贖指揮今數兵
易雜衣與往至僻境盜蟻集以門矣悉執之一人不遺向發賊乃
得報宵瘞之耳遂伏法

嘉定有少年曰徐達巧黠而亡賴聞一家將嫁女借持櫛具去爲女
聞而即復謀爲婚庭茶酒乃會日逐相事未終竟不辭而去約二

惡少共竊女昏時上少壁後墉外遲復入供事至入更女獨在室突入急負之奔至後垣開門授二少復閉門入乃出門前而去乃趨往同扶女去如飛女羞怕遽不能呼喚俄而其家失婦訝惑一黠奴謂家長茶酒素亡賴數睥睨新人殊似有姦態兩度不辭而去可疑也女父母亦言開面事二家奴僕咸曰渠非本妓禁人直這好耳因俱入後巷追之巷甚末而無旁岐二少見勢逼棄女而逸達獨持之行無計脫去適道旁有井遂擠女其中眾既追及達就執訊之不伏待旦上于縣如吐實與往檢覓果得屍然而男子也達亦自怪遽二少對同達舅姑或謂事由父母又遠之及媒人兩家鄰交訊皆無可言官不能決榜召尸属亦終無認者乃獨繫達少數拷掠竟無狀居歲餘官方引問遽適開封某縣解至二囚

一男一女達回首見之大駭號叫久昧女所在此真是也鬼邪官
召前問之始得其實方女入井背不死大呼求救而追人得達喧
嘩擁回不聞井中聲也將曙曉有二男子并傍過即開封人同賈
於松而歸聞聲趨視因以甲下井肩女乙以布接出之既出乙視
女忽念申貴厚因而戕之有誰知者顧獨得美婦兼其貨非計邪
遂下之石申斃焉即所出疑尸也乙問女得故曰若當從我逝矣
我開封富家若幸爲我妾而勿道實於我家不然若爲人女婦
而外逸尚可返復女婦乎女悞恠之至乙家甲家來問乙甲託乙
言分予於蘇州女如乙戒而乙妻極悍毒女百端女絕不能當一
日乙出女謨詣鄰媼媼言若故無罪特從誘脇來何苦忍如是因
導之奔訴於官於是逮乙與女解來審驗耳令聞之大歎息回謀

正乙誅而論達少如法還婦於先夫焉

秦中有僧約衆期焚身錢鏹全積至時果就火士民擁仰巡按御史聞之來視令止炬扣所頌三四不應御史訝今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墮淚凝手足坐不動不言御史命之下亦不能乃詣髡縛著薪上加以緇衲而麻藥禁其口耳伺其甦訊得之乃知歲如此先邀厚施比期取一過允當之也遂抵于辟

諸民惟緇徒不可盡察大奸賊多竊其中頃一賊尤惡南京城外僻地有婦人探親獨行一髡遙尾之至迫寂處迫而調之始以好語不從繼以財賄又不從繼以威脅拔刀撼之懼而從焉既復謂婦我欲覩爾双乳即推仆篋中踞坐其體取囊間利刀割取两乳頭暴藏而去婦痛絕而蘇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婦仰卧道側口不

能言但指胃臆間又指賊去路官知其故亟令追之不遠獲焉乃以抵罪扣其割乳乃將爲煉指之用蓋剝乳頭之皮包於指上復以藥粘牢燒之內肉了無與也凡燃指煉頂刺血之類蓋皆有術而此事亦可備訊鞠之一知

先公說宣德中一日未申間天裂於西南視之若干餘又時晴碧無翳內外際畔了可察其中蒼茫涼時不可窮極良久乃合

鳳陽宿州民張真妻王氏孕當產臍下之右痛不可言凡歷三月愈苦委劇成化十八年三月一日亥時復右畔開裂一處產出一男鼻準中有黑志一巡按御史周蕃具聞于朝

弘治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兩石無數大者如鵝鴨卵小者如鵝頭實皆作人言說長道短奏疏云爾

已酉歲闕里孔廟災初火發於樹秒俄及殿廡室宇不其燬焚蕩石木甚多先代碑刻咸付煨燼

甲寅六月六日蘇州衛銅印大熱不可特以布裹而用久之始復成化初上元民女張妙清與兄張二嫂陳之室連壁兄晨與嫂偶而出女不勝媼想呼嫂來同卧問狀且與戲效爲之遂感胎事聞法司擬以不應爲從重律後竟生子猶處女也官令兄育其子又鄞縣民出賈妻與姁婦同處慕夫兄成疾家愍其將殆而不敢爲媼通乃令伯氏從帷外引手入衾少拊腹逸去以釋婦想婦亦遂感胎產一掌焉前事與拙多比丘凡阿鞞國仙人事相類後事與零陵太守女飲小吏殘水事意亦相似宇宙之間何所不有

國初有充六十者南京人父以六十歲生之因名六十絕有力途人

或不識與競六十不怒更好謂奇且來遂持其襟袖至廊簷下以一手拔起柱引裾壓其下知而懇之乃舉柱出衣它如此甚多當時以勇名遠近近成化中義興人王昌四力尤絕衆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妻駕之昌一奮上去數尺或抵膝膝爲之動嘗餽運肩舟桅而擔焉前後十鍾達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每昌昌曰若欲以衆懾我邪雖百人胡能爲衆患集百許人爭擊昌昌持篙拂左右及拂者無弗溺山行見蠅蚋起叢薄視之有巨虺長十尋昌立不避蛇將尾而冥之口昌怒捉蛇尾振之擲空中迫地死矢行遇搏虎者持槍又來昌弱其具都折而委之拔巨竹削其端蕪甚給以水次治未就虎突至後昌不及運竹便以兩手指虎兩膊又交執於一掌抽腰間竹刺入虎喉信手擲起踰背後樹秒而

墜斃焉或久虛其力輒手是撼掉不休逮犇山中擢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持頑石行百匝兩無爲子室則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槌斷之力稍解云昌有女力肖其父陸有修艦衆莫致之水造昌廬命昌昌病命女女往辟人獨盪舟手及舟舟在水矣今朝制選將軍

謂直

緩者號大漢將軍

身力相應以長八尺

兩司有木架高八尺選首之甚旁年元奔則是

擔五

百筋驍行殿庭二匝爲合格

吳邑朱生宣德中商湖湘泊舟官河下其旁四方客雲集娼舩蚊附焉一日傳有名娼新王二者至衆競出觀果艷姬也一優僭來其舩密比生舟既數日凡生言笑動靜罔不密察有眷眷意數以言挑生生漫應之或日生登岸獨留一僕在娼移舩就僕密問生之年里性行及其家族生計以及妻之怒悍子之多寡極悉僕一一

語之乃去生還僕以告生亦不爲意明日晚娼視生在舟使優伶
邀之飲又潛告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則可我欲有言於君耳生
從之娼入生舟飲間戚戚無歡容生數殷勤之亦莫不頌情其歌
亦不肯俄去眠榻上生曰小娘子既辱臨近何不開意爲歡乎娼
曰我自不耐煩君勿纏滯也生有新衫在榻娼取碎裂之生亦無
愠容惟心念風塵驕賤不足介意酒罷寢中夜問之娼顧芳舟
無覺者乃低語生曰我有冤欲圖之人久不獲日者察君久似見
君有心人故輒自求近凡君身家事我固悉知矣獨不見君性度
適裂衫乃試君度耳我用意精如此不知君有此力量否若果能
擔負則我事乃濟而君亦不爲無益也生曰吾頗負義略豈不能
庇一婦友乎娼潛然曰我非娼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以公錯調

湖廣之襄陽衛挈家以行舟人王賊乘父醉擠之江并母死焉僮
婢悉盡以我色獨留犯之呼爲妻吾父貲素豐賊厚載欲商於他
不幾日復爲盜劫吾與賊僅免吾家貲仍罄焉賊欲歸以有我不
可進退維谷遂以餘貲買小舟使我學歌舞爲京娼而來此君能
復吾仇於官我終身事君爲妾侍耳因出父文牘示生生慷慨許
諾翌日僂來曰二姐未起乎生大罵曰賊不知死所尚覓二姐乎僂
知事泄隨生語投於水生遂持娼歸家娼卒老焉

將寔餘杭人素佻浪與二客同買江南返經諸暨村中行漸暮不逢
居人迤邐微雨作三人疾步而前俄林間有一莊宅三人大步三
門下雙扉一闔一半爲寔遽推門二人止之寔曰何傷乎此吾婦
翁家二人又止之既久雨其門啓主人出乃龐眉翁也揖客入且

曰聞有云云者誰邪霆面發赤二客不敢對翁曰二君請入少周旋此卽旣云爾乃吾子行非賓友之禮可伺拾外語旣徑肅二人入戶復闔二客登堂暄涼後翁又曰途道們無狀如此豈周身之道乎一客敬謝翁不知顧少頃進酒食亮不要霆一客又不敢請霆栖栖倚雨簷良不堪也然又不可獨去迫夜雨止月出籠明霆聞內稍寂似已寢去住未決忽開門內附檻小語云姑勿去霆以爲客語漫應之少遲又來語云有少物將出可取之霆又唯唯念必二君耳旣安享啗酬又攘其賄乎然而姑伺之頃吏檣上投物出視之二僕也中實以女飾飲器黃白錢布霆急負而趨少墜其門又久之聞牆上踰出二人霆謂客耳不復近先行去數十步踰者遙尾之霆又念二士及當均賄焉乃止啓檢黃金重貨別畧

之援僕以行尾者亦不敢近冥行半夜不相覩將黎明二人乃疾逐之及寔視之二女子也琬蓮亦皆驚欲退寔却持之曰何去乎急從吾行不然鳴於爾家女不敢言即從之寔挽與潛逝天明入館密扣之女曰我主人翁女也幼許嫁某今其人瞽矣我不願歸嘗屬意於一姻家郎期今夕竊負而逃我伺之不至忽聞父入內喧言門前客矣語云爾我料爲私郎的矣急收并小貲負引此青衣爲伴擲襪踰垣以從即慮爲人覺故不近今業如此則且柰何哉然而既兩失之即應終附君耳餘固不容計矣寔欣然不待二友徑携之還家給家人以娶釵婦入門甚賢能爲寔生一子已而思其父母不置謂寔曰始吾不欲從瞽夫故冒禮顛沛至此今則思親不能一刻忘殆病矣柰何然父母愛我甚脫使之知當亦

不多譴君法圖之寔因謀於一友其人報當為君效委曲乃至翁所為商人貿易者事竟翁款密縱譚客邑中事客言二三年前虜抗有一商而婦道理間以片言得一婦仙邑人也翁寧知之乎翁曰知其姓邢曰問之陶氏也翁矍然曰得非吾女乎客復說其名歲容貌了悉翁曰真吾女矣客曰欲見之與翁曰固也翁妻王媼屏後奔出哭告客吾夫婦生只此女自失之殆無以為生客誠能見吾女傾半產謝客耳客曰翁媼因欲見乃女得無難若壻乎翁曰苟見之慶幸不遑尚何忤情為客曰然則請丈人偕行矣翁與俱去既相見相持大慟載之以歸母女哭絕分此生無復闊形迹誰復知有今日哉壻扣頭謝罪共述往語翁曰天使于為此言直則定也何咎之有遂入召族里宴會成禮厚貲遣歸之復禮客為

媒遺貺甚夥云事在成化間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九終

谿山餘話

陸深著

本館據寶顏堂秘
笈本影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訂正谿山餘話

雲間 儼山陸 深著

檇李大生沈元愷 校

周謂延之尤溪人字希聖宋熙豐間人知廣之
新會縣不肯奉行王安石新法有寄子弟詩
浪有虛名落世間自慚無實骨毛寒末年三
十身先倦才得一官心已闌卜宅擬尋栽藥

圃買田宜近釣魚灘他年子弟重相見藜杖
簑衣筍箬冠詩雖淺頗不類宋一時門人稱
周夫子其風致可想也又著孟子解義禮記
說亦一博學之士

嘉靖己丑予謫延平將以八月到任故自七月
冒暑渡浙江沿途皆以疾謝遣人事二十六
日過蘭溪謁楓山章文懿公祠堂公諱懋字
德懋是日始具衣冠文懿家甚寥落八十歲

外生一子時年已十五矣祠中塑像乃公服
不甚肖似爲賦一詩曰 大明啓運接虞唐
成化初年士氣昌歲晚舊京施木鐸日長過
客奠椒漿蓋棺論定知消長節惠恩深識播
揚青眼門生今白首敢于初志負升堂公丙戌會
元入翰林爲編修因鼇山應制上疏諫止
遂謫外是時羅一峯倫方論時相起復後先
就貶士論翕然稱之稍遷福建僉事遂致仕
家居近三十年 孝廟末始因論薦起爲南
京國子祭酒自祭酒遷南太常寺卿不赴再
遷南禮侍再不赴復乞致仕家居復以論薦

陞尚書年八十六卒 賜祭 賜葬 賜謚
復廩食其幼子皆異典也 深卒業南雍極蒙
公器待時年二十 公和易不事邊幅喜爲後
六今五十三矣

生輩談論講說終日不倦其言若不甚切深
而其應皆如影響所謂國家之著蔡若人是
已每爲諸生言甲子歲更天下多事云云乙
丑 孝廟賓天而劉瑾擅權 武宗朝事無
一不驗所聞者非一人世當有記之者別有
一二事得于獨聞因憶正德壬申秋深以編

修使淮府畢事還經蘭溪與今僉都御史唐
虞佐龍同謁公于白露山下公留飯于廳事
惟虞佐與深侍公一一詢朝事併及當道
諸公因曰萬一今上無嗣則孝宗絕其繼
承云何深不敢對又曰當論昭穆昭穆亦有
數說不同若據左傳曰文之昭也武之穆也
則昭穆當視廟制深益不敢對虞佐時以剡
城尹持服素喜議論是時亦默三公微笑字

謂深曰子淵意何如深遂避席對曰此非小
臣所敢道公又笑曰官也不小李綱在宋朝
許大擔負只是起居注耳起居注正是今編
修之官深遜謝不肖何謂公亦遽以他語易
之深至杭遂上疏移疾還家丙子秋告起遷
司業辛巳奔先太史公喪還家戊子始召遷
祭酒明年三月以經筵面奏再上疏得
旨降延平同知其事頗與李忠定合按忠定

字伯紀梁溪人梁溪今之無錫縣其生則在
予華亭縣公廨故至今有相公閣以忠定故
也忠定在講筵以面奏謫沙縣沙縣今隸延
平予亦以面奏得延平雖文章勲業萬一不
敢望忠定而事有偶然相類者不知文懿當
日何以特舉忠定爲深勵耶古人何限亦何
必忠定其有意耶其無意耶皆不可知也漫
書于南劍州之九峯吏隱處

予爲庶吉士時一日侍坐于少師洛陽劉公健
因問予章德懋可爲今日何官予亦遜謝不
敢對公大聲曰以尔知德懋故問予始起對
曰恭而安宜爲日講經筵官以輔養聖
德公搖手曰不得不得德懋居山林久未聞
講筵禮數萬一山野使人主不肯親近儒臣
自此始同年崔子鍾銑聞之曰此公私意孰
謂德懋不習禮度耶由今日觀之深之去

講筵也雖所自取亦以少誠意無感悟之效
如盛庶子端明魏祭酒校皆以生疎改秩半
歲之間屢有變動 聖心可想矣乃知前輩
練事久自有長識後生未易以一言斷也

我 朝君臣隔絕寔以 憲廟口吃之故至

孝宗末年有意 召見大臣與議机務李西
涯文正公東陽載在燕對錄比來南劍聞之
蕭少卿九成韶言一日 孝廟嘗問司禮監

祖宗時召見大臣其禮如何當在何處蕭敬
對云 英宗多在文華殿嘗見臨 殿前楹
見吏部尚書王公勦問對畢王公辭去顧見
其衣後破損再呼還問衣服何不令家人補
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適聞 命不
及更衣 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 孝廟聞
之曰朕不能如 祖宗簡易若此數日間遂
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見後稱好二向見

邃菴楊公一清亦談一事云時甘肅闕總兵
官會推恭順侯吳瑾 英廟以爲得人 召
問王公如何王公以爲不可用 英廟遽曰
老王執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獨尔以爲不好
何也王公叩頭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
西域多回 雜處豈不笑我中國乏人 英
廟卽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卽命另推
祖宗時君臣之間契會如此 孝廟有意修

復真 聖政也

戶部尚書杏岡李公瓚嘗爲兵部主事言東山
劉公大夏當 孝宗之朝最爲得君公亦以
天下爲任議汰冗食凡軍戎皆以軍功爲準
通查裁革旣得 旨行之而一時 侍衛將
軍力士之流皆以才藝選初無軍功該司失
于照詳類行報罷一時閤然時駙馬都尉樊
凱管紅盔將軍特過兵部爲言此輩不宜裁

革東山槩拒之凱積不平適當 駕陞殿凱
立午門外語諸人曰爾輩不用了昨已奉
旨裁革雖我亦無地位矣蓋激之也衆人遂
散出 孝宗上殿平昔執爪帶刀之人皆不
在儀衛簡寂恐 不安屢顧左右問故旣退
遂宣樊駙馬面究凱奏昨兵部以行裁革去
矣 孝宗大聲曰劉大夏敢如此 玉色不
怡復宣兵部東山至走急氣促不能了了而

裁革之事悉罷 聖眷遂衰矣夫以東山之
公忠與 孝廟之有爲事机一失乃至于此
信乎臣不密則失身一時疎畧甚可惜也該
司可謂無人矣諺云倖門如鼠穴此言可以
諭大

嘗記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真揚交卸舟
人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爲
家一有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

太宗嘗謂侍臣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眞帝王之度哉

亡國之君多善文辭如隋煬帝陳李二後主使與詞人才子爭長亦居優列豈浮華者無實用耶南漢劉鋹疑鳩對宋太祖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其文章質直有西漢風骨不

知五代衰亂僻在南服何以能此二豈有才質耶

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著于篇朱晦菴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謂述而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

以不失本書之言微恐于理有礙誠如所云
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家之說
不免學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
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恰好

今東南之田有二則曰官田曰民田然官田未
必盡重而民田未必盡輕也存諸冊籍有此
異同其在耕種各有肥瘠高下而官民之名
若干田無與者非如輕重二則之有利害也

惟編審差徭則官田輕而民田重故受田之家亦嘗校論官民之則然官田之得名莫能推求所始或指爲近世抄沒之田或以爲賈似道所買之田偶見李忠定公奏議中已有東南官田之說元豐間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畢仲衍投進中書備對所述四京十八路田稅數目已見官田則西北並有之又熙寧八年詔凡官田及已佃而或佃租違期應剗佃

者別召佃悉籍之官當時又有總領措置官
田所名目之設其所從來遠矣拈出以俟叅
考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別號枌櫚有枌櫚先生文
集枌櫚山水奇絕今屬永安縣志宏有文行
與朱韋齋先生交好一日韋齋觴客枌櫚以
冠帶寓之醉起韋齋曰留以質紙筆明日如
約韋齋受筆還冠而以紙少留帶曰儻無干

幅竟不還。柟櫨爲寄一詩曰：歸帽納毫真得策，要蔑留帶計還疎。公如買菜苦求益，我已忘腰何用渠。閉戶羽衣聊自適，推牕柿葉對人書。帝都聲價君知否，寄付新傳折檻朱。前輩風流調笑藹，二君此

天下水各不同，而篙師舵工不相爲用。鄧柟櫨稱閩水曲折行，亂石間鼎烹雪噴相應而起，親見之方知其工。

晉共太子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志也其言
如此異世悲之我朝 憲廟最寵萬貴妃萬
嘗得罪 孝廟外傳萬自盡嘗見一中官說
萬體豐肥一日以拂子撻一宮人怒甚遂痰
厥而死蓋卒疾內云人傳報 憲廟玉色慙然
云萬使長去我也待要去也不久遂 賓天
鍾情之傷若此申生之言益信清心寡欲自
是人主壽命之源可不慎哉

吳文恪公訥吾鄉常熟人所著文章辨體一書
號爲精博自真文忠公正宗之後未能過之
但聯句小序謂聯句始著于陶靖節而盛于
東野退之則失考矣若論聯句寔始于賡歌
而栢梁之作其體著矣

歌辭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爲曲子今
世踵襲大抵分爲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
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

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
氣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近于今日之北詞
也

予嘗謂張子房之出處其後有李泌韓退之之
文筆惟陸宣公可敵

已丑十一月九日予聞山西之命以明年夏四
月六日入太原李忠定公起用卽往援太原
事亦頗類章公之言予益以愧無所酬云

停驂錄摘抄

正續

陸深撰

停驂錄摘抄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三

停驂錄摘抄

陸深

陸深

宿州有睢陽驛凡以睢水在其南也然古睢陽乃今
歸德州卽張許死節之地予過而問焉屢更河患
亦旣漫漶矣正統間予同縣人衛君庸知州事嘗
採輯史傳文集爲唐忠臣錄已巳年刻之後正德
已巳翻刊人以爲有數正統有土木之變正德逾
瑾之變在明年庚午八月蓋六十之數云夫文獻
之廢興非特有數亦抑有世道焉

予觀唐之盛莫過於貞觀開元其時文章則燕許沈
宋字畫則歐虞褚薛皆溫潤藻麗有太平氣象天
寶以後多事之日則杜工部顏魯公出焉其辭翰
非不雄偉俊拔也而流離死亡之禍具見弘治末
予初登朝士大夫之賢者皆喜習顏書學杜詩
每與亡友王韋欽佩論之欽佩以爲非佳兆孝
皇賓天逆瑾亂政辛未壬申之間霸州盜起攻城
破縣殺戮其慘至煩兩路用兵而川蜀之盜尤烈
竭天下之力僅能克之於是魯公之忠節工部之
詩史亦畧彷彿觀矣嗚呼學術可不慎哉

李憲副夢陽字獻吉號空同子弘正間名士與予交
好嘗約獻吉遊吳卜居予將入梁訪族二十餘年
未酬也嘉靖己丑秋獻吉尋醫渡江留京潤一兩
月予適有延平之行是歲除日獻吉下世予赴晉
陽以庚寅三月二十一日經汴城而西望几筵一
慟而已其子枝字伯材以空同子八篇來貺燃燈
讀之重爲之流涕內論學下篇一條書劉閣老言
李杜事微失旨劉名健字希賢號晦菴洛陽人相
孝廟首尾二十年相業甚可觀素以理學自負
予乙丑登第爲庶吉士與衆同謁公於安福里第

公告諸吉士曰人學問有三事第一是尋繹義理以消融胞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經綸天下第三却是文章好笑後生輩才得科第却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兩箇醉漢撒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去學醉漢其言如此雖抑揚之間不能無過然意則深遠矣

予爲庶吉士時謁東山先生劉公大夏時雍公誨予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己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兩三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今五十有四髮種種矣益知其言之有味嘗見

周密公謹所記趙德莊誨趙忠定曰今日於上前
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揚往
往喪其所守者多矣乃知古人造就後進者每如
此

予自延平赴山西過潤時遂翁南歸未久相見勞苦
外無他語但道子行得無受炎涼乎予笑曰不至
是小人炎涼之態可處君子禍福之心可憐翁首
肯之曰有是有是

吾松姚蒙先生善醫時鄒都堂來學巡撫江南訪而
召之以醫生見鄒公素嚴重姚有口眼歪斜發動

疾公心輕之問曰汝亦有疾對曰有風疾曰既有風疾何不醫之曰是胎風公卽引手令其診脉姚退却不前再命之再却公始曰診脉須坐呼座坐之姚乃方脉旣畢公問之姚敘病源一二公亦知醫領之最後姚曰大人根器上別有一竅出汗水公大驚曰此予隱疾甚祕汝何由知姚跪曰以脉得之左手關脉滑而緩肝第四葉有漏洞下相通旣久公始改容謝之乃求藥姚曰不須藥只到南京便好以手策之曰今是初七得十二日可到公曰知之矣卽治行果十二日晨抵南京入會同館

而卒吁亦神哉其孫舉人湘字清之向在長安為予道此可見前輩技能難及

召佃之名亦自宋賈似道公田始咸淳戊辰正月改官田為召佃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與今法雖不同而其來有所自矣

文潞公富貴福壽古今無比致仕歸洛時年已八十神宗見其康強聞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神宗以為名言夫有所享者必有所養燔鑪籠錦事想亦出於傾陷者所為予鄉前

輩陳晚莊先生名肅字惟敬清脩之士一日衣緋窄袖袍會席一士大夫素豪侈攬之曰何不改作先生正色曰我福薄恐難勝其人曰文潞公如何是豈知有所享者必有所養也

加耗二字起於後唐明宗入倉見受納主吏折閱乃令石取二升爲鼠雀耗我太祖則每斗起耗七合石爲七升蓋中制也江南糧稅每石加耗已至七八斗蓋併入雜辦通謂之耗意不止於鼠雀爲也近時巡撫乃於田畝上加耗則漸失初意矣五季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始令更輸二斗謂之

省耗當時人怨之史亦謂章聚斂刻急胡致堂推
本其殺身以爲興利之戒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四

續停驂錄摘抄

陸深

陸深

本朝五嶽五鎮之祀多因前代其來遠矣泰山爲東
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東鎮爲沂山在今青州府臨
朐縣華山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吳山爲西鎮
在今隴州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南鎮爲
會稽山在今浙江山陰縣北嶽爲恒山在今大同
府渾源州醫巫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
嶽爲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霍山爲中鎮在今

山西霍州東西嶽鎮相去不遠此嶽北鎮相望千里而山脉一帶惟南嶽去南鎮三千餘里雖同在江南而間隔絕不相屬中嶽中鎮南北對峙而黃河界之今京師正當北嶽北鎮之中東西亦勾停而華山稍南於泰山若龍虎然南嶽在西南南鎮在東南五嶽爲案而江河兩水爲襟帶嶺南諸山爲朝拜嶺南之南則南海爲外明堂我朝形勝真天造地設哉

正至二十六年丙午中山武寧王將兵二十萬開平忠武王副之以取浙西十一月由太湖直趨湖州

士誠悉發境中兵及赤龍船親軍戰毗山戰舊館
戰皂林烏鎮相繼而敗生擒其兵六萬十四日取
吳江士誠遣銳卒迎戰于尹山橋康蘄公持戟督
戰銳卒盡覆乃進圍蘇城塞其六門刀劒林立金
鼓雷震將士盡降城中食盡至煮靴以充饑九十
閱月城陷時吳元年丁未九月也王封府庫縛士
誠送京師藉其兵二十有五萬檄曰總兵官准中
書省咨敬奉 令旨余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
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成湯征葛伯文
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

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
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
不以爲憂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
黃河死者枕籍于道哀苦聲聞于天致使愚民誤
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
治世以蘇其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
洛妖言旣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
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兵馬大勢而討之
畧無功效愈見猖獗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
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託香

軍爲號或以孤軍獨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
瓦解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
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
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
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興問罪之師彭蠡
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輿觀旣待以不
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
里荆湘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脩
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
興兵則首聚兇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

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抗其叅政趙璉
囚其待制孫撫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
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
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苗直擣其近郊首
尾畏縮又乃詐降于元其罪四也陽受元朝之名
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罪五
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六也知元綱已
墜公然害其丞相達夫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
木兒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
氓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

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安斯民受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僚果能明哲識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余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卽我良民舊有田產房屋仍前爲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族拒王師卽當移兵勦滅

遷徙宗族于五溪兩廣未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余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尊外合備榜曉諭通知須至榜者

按此檄簡質昌大廟勝已卜於此固不待擒士誠而後爲烈也檄中所指官以賄成罪以情免臺諫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此元之末造啓

聖之資也詩稱殷鑒又安得吾輩不蹶然有省於斯初至正庚寅問叅議賈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開河懇田所費不訾又勸造至正交鈔物貨騰滯又勸求禹故道使

黃河北行起集丁夫二十六萬河夫多怨瀏陽有
彭和尚能爲偈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香愚
民信之遂作亂蘄州有徐真一本湖南人姿狀龐
厚以販布爲業一日浴於鹽塘水中身有光怪妖
彭之衆推立爲帝以據漢沔藥城有韓山童詐稱
徽宗九世孫起徐州其倡言亦云彌勒佛下生以
紅巾爲號未幾討誅之其黨毛會田豐杜遵道等
復奉其子爲主寇掠汝潁淮泗之間遂陷汴梁稱
帝改姓韓國號宋改元龍鳳一云至正十五年乙
未劉福通等白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爲小明王都

亳州改元龍鳳豈林兒卽山童子耶審爾至正二十六年乃龍鳳十一年也明年我太祖稱吳元年又明年改洪武元年劉福通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殺檄中所謂掠我邊氓者蓋指此誘我叛將常是指諸暨謝再興也

按張士誠本泰州白駒場人兄弟三人士德士貴以行稱九四九五九六先是中原上馬賊剽掠淮汴間朝齊暮趙元不能制士誠爲鹽場綱司牙儉以官鹽夾帶私鹽並緣爲姦然資性輕財好施甚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爲主據高

郵以叛元命脫脫討之師號百萬聲勢甚盛衆謂
平在剋刻及抵城下毛葫蘆已有登其城者矣疾
其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令如何輒自先登召還
及再攻之不下會脫脫貶師遂潰叛乙未士誠沉
海以數千人陷平江一云自福山港濟由常熟以
入海運遂絕後元力不能制以詔招之累官至司
徒自號成王改元天祐據有平江嘉興杭州紹興
五路之地九十年

初脫脫之總師南伐也丞相亞麻讒之謂天下怨
脫脫貶之可不煩兵而定遂詔散其兵而竄之適

駐高郵師遂大潰而爲盜有先是脫脫有弟野先
不花爲中臺御史大夫董師三十萬南伐兵敗汝
寧脫脫匿其罪反以捷聞西臺彈劾脫脫奏臺憲
不許建言違者坐罪天下事遂不可爲矣亞麻矯
詔酖殺之後亞麻事覺亦杖死

陳友諒者本沔陽人爲縣貼書及從爲盜弟兄四
五人好兵而狡庚子歲遂殺其君徐貞一稱帝於
采石五聖廟僭號曰漢政元大義我 太祖親征
之大戰鄱陽前後八十餘日友諒兵敗中流矢死
其下復立其子理於武昌政元德壽進兵攻圍一

年理出降

歐陽文忠謂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寤而好爲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宗師今世所傳絳守居園池記之外別無文字往年綿州金檢討臯鶴卿惠予一碑與園池之作頗類文章至此誠弊矣元次山有集予嘗借抄於王文恪公守谿先生家同年湛元明刻之嶺南簡質古朴如中興頌則典嚴法度矣歐公尚猶歎之使公在今日又當如何爲歎耶

漏水之製以銅作四櫃一夜天池二日人池三年壺
四方分壺自上而下一層低一層以次注水入海
浮箭刻分而上每刻計水二斤八兩二箭當一氣
每氣率差二分半四十八箭周二十四氣其漏箭
以百刻分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
初初正初各十分故每時共五百分十二時總計
六千分歲統二百一十六萬分悉刻之於箭以今
尺度箭之刻分尺之一分準刻之十分初初正初
如尺之一分初一正一如尺之六分此其大畧也
議者謂冬寒水澀不能如法流行近有以鐵丸圓

轉代流水者亦一法也又元朝立簡儀爲圓空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作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此與日晷之用正同才可施之晴晝爾此外別有燈漏沙漏色目人又有玲瓏儀皆巧製也

宋章粦知渭州請城葫蘆河川以徧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他砦數十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凡二旬有二日城成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相繼

築城于要害進拓境土凡五十餘里由是夏人遂
衰按范文正公亦城大順禦戎之法此爲策上予
意今河套之地倣而爲之宜無不可如遼東二十
五衛之役當爲永利若先城花馬池以次或可脩
舉也

石城蒲四名俊人以蒲四呼之其先元末有蒲氏把
丁者雄長西陲國初欵附太祖高皇帝斥平涼
固原荒地俾之耕牧入隸版圖以騎射獵逐爲利
號蒲家營生聚日蕃有衆數千人成化元年遂據
石城以叛石城四面陡崖深溝極險固俊以火四

火能爲腹心馬冀南斗爲股肱咬歌保歌爲爪牙
蒲能蒲玉爲羽翼先是掘地得行元帥府事銅印
以是部署帳下而反勢甚猖獗命都御史項公忠
馬公文升討平之馬自有記

地網吳璘作於天水長道二縣之間於平地鑿渠每
渠八尺深丈餘連綿不斷如布網然以礙虜騎亦
能制勝湖州士人仰臣字思忠喜談兵嘗與余議
以鐵作三矛鑽刺地如錘散列以陷馬足予爲名
之曰上鑽

山西三關比諸邊爲弱一被虜患當事者皆甘心得

罪勢不得不然也若蒙恬之累土爲山植榆爲塞因地形制險最爲上策近有栽柳之法尤便易於榆按古人之成法可用於三邊者若趙充國之屯田李牧用軍市之租日椎牛享士趙奢爲將所得賞賜盡與軍吏魏尚守雲中出私養錢以享賓客軍吏皆要策也夫謂之賓客所該甚廣凡游說探謀之人皆是宋田錫亦謂厚賜將帥使之賞用足充供億若在今日能使將帥不尅減軍士抑亦可矣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

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朝
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招子書知府已上
名姓懷之袖中暇卽展閱

予昨記後唐明宗與我太祖加耗以爲仁政按周
世宗顯德中每石與耗一斗此出之於官以資轉
運非謂取之於民也胡致堂論之曰受挽而取耗
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又謂不宜取而
取者省耗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是也其意
善矣我太宗定鼎燕都轉漕江南較之汴宋其
費宜倍今運軍給耗每石已至三斗餘而漕政疲

弊蓋有兩端京通交納監督者太多運官部領刻剝者至巧東坡知楊州上言謂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按此事想古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運之一利也司馬溫公救荒疏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之勝於官粥賑濟多矣

自古典籍廢興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

謂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畧者爲書九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乙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復猥雜張其數耳七畧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群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爲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

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曆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畧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七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

以爲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著錄者溢出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書九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籍兼之至于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元氏亦有儲蓄至我朝文獻日新今祕閣所有者多宋元之舊間有手抄予初入館時見所蓄甚富若文苑英華大書尚有數部正德間梁厚齋在內閣援用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爲名而官書乃大散逸于外

矣爲之浩歎因記歷代故實于左

蕭何入秦收圖籍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祕府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等書

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等校定每一書畢向輒條其篇目據其指意錄而奏之

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

明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樹之學門

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卽歸主

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

乙西屋藏丙丁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于內庫以官人掌之

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歲給紙墨筆材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拈訪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
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
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
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校讎刊正令於
卷末署其名銜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
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
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又詔史

館允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

太宗太平興國初構崇文院以藏書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庫爲史館書庫謂之六庫九年又詔以館閣所闕書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

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

神宗熙寧中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祕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爲將作監主簿

徽宗宣和中詔令郡縣諭旨訪求秘書許士民以家藏書所在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闕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卽命以官議加崇獎給還於是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五卷李東一百六十卷皆係闕遺詔賜頤進士出身東

補迪功郎又取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故官家藏或命就錄鬻者悉市之又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又復置補寫所令祕書省提舉掌求遺書定獻書賞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我太祖高皇帝於至正丙午秋命求遺書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勅翰林院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牛弘購求遺書劉炫遂造僞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後事覺坐除名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按秦焚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說者謂易以卜筮傳若藥醫惟素難最古其次本草雖稱黃帝然皆漢人以後之書不知先秦所遺者今果

何書耶

本朝丘文莊公濬有言長生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爲國而亦各自爲其家皆通論也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跡惟有費才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於河事者亦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嘗橫潰爲患斯言也尤爲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

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於不能達溢生於無所容
之小也汎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
害間見而害頻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
衝也是與河爭其原蓋由於戰國非一日矣使
賈魯之三法遂而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
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以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
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倣
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濬其淤
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自商

周謂之王制法莫善於此者矣自今更有可論者
蓋古者建都皆在西北其地高亢可以蓋藏又卽
其地之所出者亦少轉輸之費今京師北奠經費
咸仰給於東南東南卑濕再歲無糧漕輓以來每
石必倍雖使力耕常稔浥爛之餘與船運之費亦
已再倍矣求一年之餘於三年之內比古猶難愚
謂冗食不可以不汰而廢田不可以不開區區徒
事於東南其未形之變可勝道哉

本朝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
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

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
天下九分之一蘇嬴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
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
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黃河水異凡立春後凍解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
當至一尺謂之水信二月三月曰桃花水春末曰
菜花水四月末曰麥黃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中
旬後曰樊山水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荻苗水九
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漕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
凌水非時汎漲曰客水其勢移猗橫注岸如刺毀

曰劄岸漲溢踰防曰抹岸掃岸故朽潛流刺其下
曰搗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隕曰淪捲逆漲曰上展
順漲曰下展直流中屈曲橫射曰徑竄水猛驟移
其將澄處望之明白曰拽白又曰明灘其汨起處
輒能溺舟者曰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
初秋則黃滅土頗爲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
沙也

予爲國子司業時彭幸菴澤以太子太保爲都察院
左都御史欲舉曹端從祀夫子廟庭以爲本朝
理學之冠予時不敢主張予亦不甚知其爲人及

來提學山西始訪求之端字正夫別號月川澠池人永樂戊子鄉舉己丑中副榜仕爲霍州蒲州學正後卒葬霍州高氏原正統間蒲州謝御史琚記其祀堂有曰 聖朝道學大明崤澠之間有月川曹先生出焉自幼以聖賢爲己任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輯畧釋太極西銘通書又作存疑錄夜行燭編儒家宗統譜撰月川詩圖孝經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弟長崇正厚倫其稱述如此又按幸菴西歸時曾東河南巡撫

都憲李梧山先生

充嗣

曰我

朝

一代文明之盛

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先生至於
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先生少
負奇質知讀書卽慕聖賢之學脩己教人治家事
親奉先化俗率自躬行心得以推行之爲霍蒲二
庠學正三典陝西文衡四方學者從之甚衆虛往
實歸各有成就河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先生再
典霍庠教也霍人事先生如父母旣而卒於霍遂
畱葬於彼吾蘭翰林編脩卓菴黃先生過澠池拜
其祠而詢其墓所僉曰在霍卓菴嘆曰狐死正丘

首老先生一代名儒魂魄獨不思故鄉乎遂捐貲
屬縣尹並乃郎琇等移葬澠池今其子孫有爲省
祭官監生者而其所著書不下千種藏於家亦有
刊行傳布者又曰曹先生子孫門祚衰薄遺書亦
恐久而散亡矣據所稱許蓋好學篤信之人其於
斯文道統之所繫者竟何如也予少嘗得其所著
四書詳說者要皆羽翼朱傳似亦舉業之書也當
訪其遺書并考論之彭東所指卓菴卽黃諫廷臣
先生也

俞永華亭人洪武中知汝州魯山縣首革吏弊決積

訟脩學校親爲諸生講說經史正句讀校文理士
風翕然以盛陞禮部主客司主事

見河南通志



世說舊注

楊慎撰

本館據函海本影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世說舊注卷一

成都 楊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奇篇與帙後劉須溪刪改之可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

二以廣異聞 共十五條

第一條

鄧粲晉紀曰周伯仁應答精神足矣蔭映數人

第二條

續晉陽秋曰張元之少以學顯謝元爲會稽內史張元之爲吳興太守名亞謝元亦稱南北二元

第三條

語林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仲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

第四條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燭燉火井騰光而赫義今本無鬼丸句

第五條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惜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

第六條

夏侯湛補亡詩曰旣殷斯虔仰說洪恩名定匡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鷄鳴在門孳孳溫恭夙夜是敦

第七條

孫子荆除婦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邱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第八條

桓元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旣爽其靈
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
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
爰旌芳郁

第九條

王隱晉書曰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
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第十條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第十一條

荀綽兗州記云閭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

第十二條

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

第十三條

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非作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第十四條

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嶸隆峻吐納雲

霧松栝楓柏摧榦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

第十五條

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槌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世說舊注畢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野記及其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